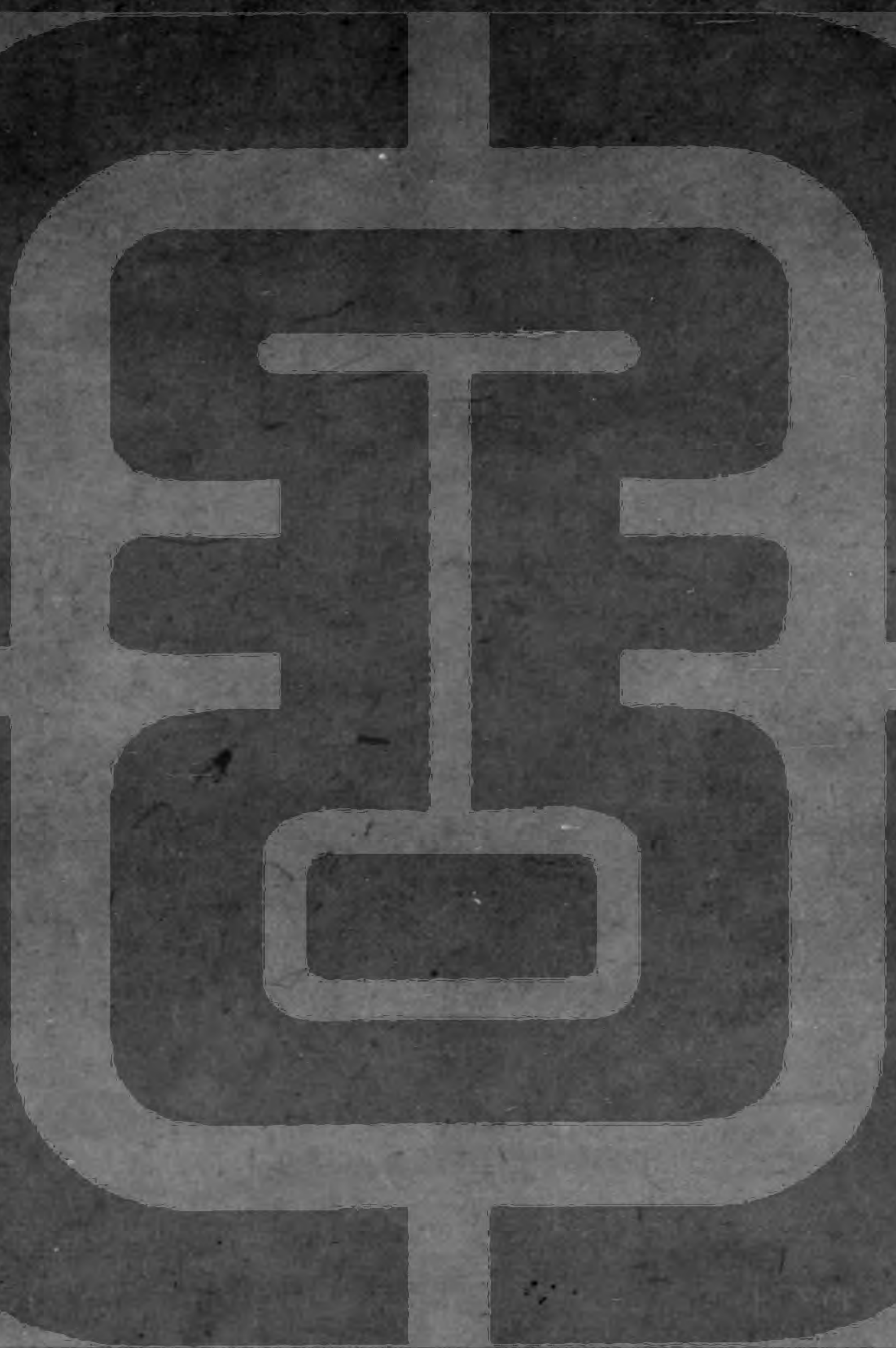


三百五十一卷 三百六十一



影
鈔
文苑
英華

九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一

雜文一

問答一

七契八首

七屬八首

七契

梁昭明太子

奚斯逸士肥遁棄榮蓮峯於馬剗跡灌木是用庇形口不悅於
 五味心不悞於八聲鄙巢父之稱哲笑蘇門之為英鵠蓋龍斨
 物不關意鳳吹鼉鼓終不屑情跨四海而擅美邁三古而振名
 居山林而不反終無慮而無營於是辯博君子辭若湧泉言踰
 却秦之魯辯超稷下之田欲抑則大鵬垂翅欲抗則尺鷃冲天
 聞逸士之懷寶乃拂衣而追一作造馬駕兩騅之如手乘輕車之若
 流爰自畿甸徑造山周傍瞻虹見俯眺雲浮鳴禽聒耳零霧蔽

眸唯一整之為阻無三選之可求於是披榛陟路援蘿踐藁雖
跋涉而不休覩逸士之所託其為居也寂焉而靡所聽闐然而
無所瞻三春蔓戶八桂攢簷華門鳥宿圭竇狐潛風來室推露
下窓霽寔人跡之罕至逸士於此而獨淹君子曰蓋聞智士不
希狷介仁者莫有迷邦傳說終受殷爵呂望遂啓齊封余欲吐
誠而畢慮子能留志而見從乎逸士曰鄙人固陋自潛幽數必
枉話言敬聆金口

君子曰若夫夾鍾之節春景依遲碧樹初榮綠草含滋春臺之
樂信矣熙熙於是百金之士萬鍾之家招要隆富徵集豪華駕
紫騮之馬乘青蓋之車出自高宇行無狹斜陶嘉月而結文遊
籍芳晨而燕朋友望宜春以肩隨入長楊以携手金盤薦美藉
之珍玉在沉醪一作縹縹清之酒義曰和神事非爽口於是娛樂未

終留

一作

光將夕飛觴引滿奮袖舉白投轄安坐歡甚促席以會

雕蟲之賔加有清談之客論同炙輶藻若陵雲戴憑不能高其
說相如不能擅其文無玄不析無細不分搦簡玉振下筆蘭芬

乃亦六部

一作

未擬非直三蜀茂聞屬虞泉氣晚朗月潛曜清

危未闌霄景方照奇舞遞作名謳斯召綽約妍姿嬋媽宜笑綺
縠風飛珠璣星耀齊竿颺參差之嚮趙瑟奏鏗鏘之妙茲亦遊
譚之至娛子能偕此而為樂乎逸士曰輕蕩遊觀非予所耽得
性行樂從好山南

君子曰輔性和神實唯至味非直方今見重乃亦

一作

自古攸

貴不周之和調腸補

一作

胃雜以龍肝攫炙豹

一作

舌猩脣劉

氏之醢范公之鱗鷓出雲際鱒來江岷蒲葅芬馥古聖所珍其
酒則蒼楨九醒中山千日取譬湛露凝之飴密百味交馳三雅

間出若其珍異則脩筵斯溢千品萬類不可詳悉西母靈桃南
楚萍實東陵之瓜北燕之栗湖畔之柿江陰之橘張掖白柰恒
陽黃黎河東洗犬隴蜀蹲鴟並怡神其口窮美極滋加以伊公
調和易氏燔爨傳車渠之椀置青玉之茶瑤俎既已麗竒調盤
復為美玩子能與一作從予而享之乎逸士曰其臙膻腐五味口
爽伊人素蓄無羨方丈

君子曰千里之駒出自余吾伯樂所選伏波所摸通肩合相平
腹應圖激電比速躡景競驅騰黃弗敢擬駿赤兔莫與爭途異
態踈嗒竒姿猗倚逸足驟返遊雲移駛形亟遊華日不暇徙乃
飾金羈之昭晰加以玉鞍之輝煥連乾麗靡輕蘇繁爛逸氣既
為勝矚羨飾重成壯觀蹄蹶紅塵膺沅絳汗風起龍驤灰聲鳥
散自古迄今人誰不玩逸士能就一作從予而乘之乎逸士曰遊

逸輕桃策馬爭驅粵余樂靜豈能惑娛

一作豈惑吾娛

君子曰光形飾體莫過鮮衣冠鷓鷯之長纓若曾雲之零霏琅
玕珩珮言飾干背飄颺輕居是用曜軀方空之穀弱紈之蕉暑
纒炎而已却風未至而先搖既唯昭麗兼以鏗鏘似朝霞之發
彩若夕景之舒光至夫杪秋既謝寒緒中人則輕狐稱羨豐貂
表珍斯乃赤也所以去魯孟常所以出秦步光之妙搗具之華
君子武備所用禦邪標以珠玉飾以蓮花其刃則百冶精銳利
擬秋霜豈止在身為美服襲稱藏固乃龍躍於襄水見氣於南昌
幽通神化其妙難詳將與逸士服之以相佯逸士曰紛締辟暑緼
袍禦冬鮮麗綺霏未之或從

君子曰寔有喬桐抽葉青葱結根善地擢幹華蒿栖鳳曾山之
側藏龍平陵之東拂暖暎之高雲鼓梢殺之雄風茗亭萬仞寔

造天中乃使匠石運斤班輸琢錘製起玄脩形踰綠綺與金石
而鏗鏘共絲竹而曼靡託北方之佳人命高接之托氏間以巴
龐才僮耶鄴妙妓駿獸爲之輟馳飛禽爲之不徙加以荆和之
飾照耀拓絲之絃激揚三聲吐韻四結流唱辭高薰奏響溢芝
房竹來嶰谷律寫歸昌再鼓而玄鶴集九成而儀鳳翔初音魚
踊余妙繞梁何止田文慨慄劉勝心傷而已哉中山清曲若折
而和揚美目以流眄啓玉篋而安歌歌曰陽阿奏兮激楚沅望
洛水兮有好仇縱輕擢兮汎龍舟將與逸士陟彼華堂憩茲閑
館玉宇明華文階粲爛璇題昭晰珠簾鬼煥身託瑇瑁之筵目
寓瓊華之玩止以悅茲和性之樂豈非綺麗之觀哉逸士曰居
茲四郭寧辨五音靡曼不極君子弗欽雖聞瞻辭之說無會野
入之心

君子曰白藏肅殺天高遠清玉樹始落金菊初榮幕鷺北反沙
鴈南征是秋收之美節將校獵以嬉情使樵無伏馬巷靡遺行
執戈於竿眠之野鸞孤於曠浪之垆養由輕盼則林催鷲獸蒲
且効技則虛下翻禽騰猿蹙其足媿虎不擇音掩兎羸鹿旣茂
古之焉有填坑滿谷亦眇昔之上林至於輕繳纒飛則連鴻解
羽微纖始放則並鱗失波豈論互泉之則寧碩將邀之歌弭節
言旋禽不可算周旋眺覽足爲京觀子雖山栖其從此玩逸士
曰解網垂仁殷王美則聞聲不食孔聖淑音害蠢類而爲樂豈
君子之用心

君子曰蓋聞地美養禾君仁愛士澤被無垠光照幽鄙蒲輪必
鄒魯之儒宗紆青必洛陽之才子大漢愧得人之盛有周慙以
寧之美萬國若翰從一作從四海同使指刑措弗用罔一作野罔斯

虛既講理於大學亦論詩於石渠戈有載戢史無絕書銅律應
度玉燭調和黃髮擊壤青衿興歌元師奇士庠序鴻生求禮義
之汲汲行仁義之明明隆采椽之義却璫瑁之榮當朝有仁義
之睦邊境無煙塵之驚信如四氣明並三光燭蓋挺茂堦首比
芳瑞鹿搗素祥熊曜黃靈禽樂園儀鳳栖堂太平之瑞寶鼎樂
恊之應王羊丹鳥表色玉露呈瀛野絲垂木嘉苗貫桑固以德
苞子妙道邁虞唐六合寧泰四字咸康不煩一戟東甌膜拜詎
勞一卒西域獻縣鹿蟲稽顙以悛惡樓蘭面縛而革音吾疑皆
去鼻飲之穴棄鳥舉之深固以澤沅無外思被遐方福比嵩岱
道則穹蒼豈有聞若斯之化而藏其皮冠哉逸士曰鄙人寡識
守鄧山隅不聞智士之教將自潛以糜軀請伏道而從命願開
志以滌遇

七勵

梁簡文帝

藏名外臣體道好異遁跡埋影刻心人事任性於蓼水之側放
心於自得之場情苞六合德貫九方巖栖谷飲絕際濠梁於是
寂鏡公子聞而往說乃飛車翠蓋翔駕絳螭丹旌鳳轉碧幔雲
移映玉軟之綺靡照銀車之陸離經九橋一作之曼阻歷五曲
之噴危路入閩風道經通谷橋塗映漭路林肅肅石磴穹隆松
關重複羊腸望斷邃路迂餘排林稅駕乃遇藏名之所居其居
則蘇苔沒砌幄萊斜臨千峯杳頂萬仞縣深南危碧沅北障芳
林左榮重陸右背高岑煙霞罩日石澗籠陰聲哀百籟響弄千
禽寂鏡公子曰蓋聞智者不懷道沒志遺俗埋名迷邦碎寶却
粒辭榮今欲說子以默語之術寧欲聞乎藏名曰僕雖幽栖遠
紆明德寧忘潔已以受至言

公子曰夫怡情託體寔寄閑宮跨危樓於朽詣挂日景於迎風
玩靈華於仙掌度窈窕於飛虹金枝照曜玉壁玲瓏文窓洞右
飛閣陵東立柱通光雄梁旦日壁鏡紐一作懸抽荷井出中宿
錦筵長廊密周青錢碧影金墀玉律冬閨溫照夏室含霜圖以
珍恠畫以禎祥瓊茅秋藹綠蕙春香植宜男於粉閣樹君子於
椒房迴風煙於旋題垂珠璣於玉箱文魚水宿錦鳥雲翔乃登
陟遊踐望遠通踈擢素藕於石鏡攀蔓草於康衢若荆山之琢
玉似隨水之弄珠若斯宮之閑麗子能從我而共居 外臣曰

僕遊心蓬蒿

一作

未暇斯處

公子曰夫靚粧麗服託體必嘉五絲擅美獨壘稱華組帷繁絲
緹幙含葩丹墀聚葉鏤檻飛花至如稷下縫掖泗上章甫雉緝
霜鮮奏絲園縷鳳色龍分鴛文鵠聚瑀紛瑤席綺飾瓊珮齊都

滑石南海瑇瑁散似綴珠離如並績蜘蛛弄巧越女調樞夏則
桃笙竹席冬則青莞金鬚溫麗瓊臺密華承寢當戶之穀大文
之錦華蒲萄之綺衾麗芬若之丹枕金蘇翠幄玉案象抹子能
從我樂此芬芳外臣曰帶索披裘自得山性雕章麗服未敢一作
公子曰五飣調神三芝輔性用康仁壽以弘真正乃使有伊之
徒調嘗鼎味九州珍雜八方豐貴名兼天地之聲肴竭山海之
味蟬鳴杯稻鷺領玉精離紅之膾勺藥之羨蒙山檀重灌水傳
聲桂嘉石瓊龍胎鳳肺四膳八珍五肉七菜纍似穀離切均鮮
繪色若紫蘭紛似紅絳若乃越梅變實楚體方添陳晨鳧之美
味薦雋鷺之肥甜洗以三危之露水調以大夏之香監霜薤沸
烈露葵繁舒芳狐之菜白霜之茹澄瓊漿之素色雜金荀之茸
殖素醪浮氣酈醪凝清獻三爵之踰雅等千日之芳醴酌玉斗

之英麗照銀杯之輕蟻

蟻一作蟻

此亦天下之美味子能從我而享

之乎外臣曰黎藿可膳薇蕨堪飡五味口爽寧假玉盤

公子曰若夫釣臺之樂葛天之歌飛七盤之妙節動六變之清

和綠綺麗琴丹山寶瑟鏤器僊雕孤

孫一作孫

枝伶律奏白雪之楚

緩陳亭席之吳疾躍鳥追飛潛魚伴出將使漸離繫筑雍門鼓

琴鳴繞梁之妙響發愁戶

一作眉

之清音至如五陵金穴六郡豪

家遠

一作表

沆歌於東夏出秘舞於京華金鈿設

一作沒

翠步搖藏

花遙同暮雨逼似朝霞髮鬢如點纖膏成削玉齒笑容紅粧綽

約疾趨巧步霧袖芬披舒蛾眉之窈窕委弱骨之逶迤載金翠

之婉嬋珥瑤璫之陸離芬芳於梧

一作梧

春之苑灼爍於長洲之

中于時斜光西委薄霧舒紅隋珠照影羅衣從風觀者方堤覩

者盈淇令二鷺之綴翼使八鶴之增悲明君為之歛泣西施為

之解眉於是蘭閨寂晚曲韻相和對輕風之落景望明月以清

歌歌曰醅醕半弓樂既陳長歌促節綺羅人拂鏡弄影情未極

迴簪轉笑思自親此亦音聲之盡妙子能從我而聽之乎外臣

曰淫聲亂耳未足入聽方追山壑永弄林泉

公子曰夫心遊百氏理奧六經樞機性道陰陽冥冥昭玉牒於

年史覽石記而照情若夫鄒枚上客揚馬俊人揮金入趙易服

歸秦賣古彈劍賣義追仁商摧萬古戈釣陶甄池中水黑席上

稱珍判二氣之氛盍辨六爻之終始鳥變龍工鳳書雲紀辭弘

八索辨藏三耳至如范睢折脅豫讓拉篋禮竭中心報深國士

碎壁爭城藏圖解劍見竭石之金堤望楚都之揚塹美陳平之反

間揖子房之智謀想秦眉之傳器仁漢后之解裘此亦天下之

奧籍得性之林圃子能同覽悅目以齊此心外臣於是色動清

顏頰鮮高意曰僕雖野陋頗悅帶經但負薪多疾未耳斯說
公子曰夫氛氲構象純雜不同共工折柱雖播英風自古而然
曾何足道但吹沙役寇抑自犧年吐霧藏妖聞之堯日至於今
者昌運天啓握歷寶年風猷駕層美道德漏重皇至如玄啼外
境紫舌玩人悖而無禮不沐皇仁於是騰三旌之宵漫戴五旗
之飄揚引玉車於西隴鳴金鼓於北邙拭龍泉之雄斂瑩魏國
之寶刀鈇踰巨闕利擬豪曹至如牽釣壯氣斗膽雄心緣署白
玉帶珮黃金酬息報死尅遠長岑驟裹白鷲耀躍青離五玉祭
善十相無遺連署錦帶半足塵飛標威於鴈門之境振旅於龍
突之鄉若乃驚沙絕岸苦霧綿長秋河曉碧落蕙山黃紅顏素
改玄鬢班霜征夫抵掌而飲膳壯士憤氣而拂腸迴雲鳥之審
陣背却月而相望旗才轉而漂杵鋒未至而駭傷前絳紛其易

懺後騎決其沙囊何湯雪之能比豈拾塵之可方於是呼韓頓
顙龜茲銜壁羊牽既祖熊山已積九截同文八極齊軌帝曰念
功班茅賜履青紫如拾賞歸詔美此亦天下之壯績子能從我
而効之乎外臣曰葛伯不祀雖聞湯誥野叟力弱未敢振衣

公子曰堯舜垂拱煥彼前聞今惟聖歷萬代一君壁儀照氣王
井珠分德合天地道方一作華勛滄海碧澈黃河一作黛文愛

人育德澤等春雲一作宣尼茂典周姬禮容黃裳進士青襟俊

童邦知改俗國化移風賣藥無藏名之老河泗無洗耳之翁德
星夜映慶雲晝色異草雙條靈禽比翼狐尾旣九茅脊復三金
船漾肩銀甕呈其康歌壤笑悅禮樞談隆周謝德盛漢知慙慈
照無疑生化湛靈覺散滴弘淳極澆敦朴國被仁壽家欣無學
三明鑒道六度弘風出塵照苦入冥觀空善識無盡因性必通

天不愛寶地無隱瑞百神受職三苗奉義石策一作紫泥繩金
玉刺或託風梁甫權卧德而龍盤或織箔渭濱耻藏名而鳳改
於是露點飴蜜溜泓澄於玉掌雲垂五采覆旖旎於仙樓漾醴
泉於浪井拂垂揚於御溝或聯枝七葉一姓五侯外臣於是觀
色內動神貌外移忽正中山而言曰蓋聞幽居獨善見譏往聖
儻不遺矇叟亦願順來命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一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二

雜文二

問答二

七召八首

答蜀父老問一首

七召

何遜

假氏先生負茲勁挺狀群飛之器

吉弔切高聲大呼也一本作壘古喪字

侶以獨

行之迷逕神忽忽而若忘意衝衝而不足鑿丹綠其無主聞鍾
鼓以失聽至乃冬散積庭室靡人聲春花滿野地無行者園堵
常閉曲突無煙同生芻之暫有共死灰之壹一作然篤論公子
聞而屈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所恥命徒御以絡繹將有
事於巖中車煜爚而流水馬泮渙以追風乃踰汗漫入蒙籠至
深潭之澗洎有洞室之穹崇居隱磷而出沒望嶽岑而下上竹
距石以斜通水韻松以含響地不寒而蕭瑟曰無雲而曠朗於

是整容投刺屣履一作屣排門揚眉就席舉被而言曰若五秀稟

其生靈六情通其愛惡憎共集於鄙老嗜同歸於美樂今足下

群鳥獸以為悞處貧賤而不作欲賔實於孤介乃貽譏於隕獲

至乃咯咯死於道邊督督填手溝壑削松筆以畫虎鼓鉛刀而

刻鶴身既勞而不倦事何感而莫懲欲模名於帶索豈知命於

泥繩何異走長衢以避影煎流水以求冰今欲導足下以衛生

之秘術怡神之妙道譬愈疫於寒植同起尸於仙草寧願聞乎

先生曰有為之生已迫無益之慮常勞若見明於疑滯幸求救

於膏膏

公子曰千門始構百常洞啓激洛開渠疏山抗陸延泉水陸曠

望東西下臨江海上屬雲霓百丈杳冥以飛跨九層鬱律以階

梯步三休而更迴塗中宿而方迷雕牆屈曲以交平網戶周流

以重積既陰岑而影響亦叫嘯而迴一作碎易沙板金鋪紫柱玉

鳥煒煌煒施硃博敞圖雲霧之蔽虧狀神仙之未往璧璫自

耀珠綴恒響蟬游動而盡喧熠耀飛而夜朗既臨下以寥沉亦

憑高以決漭聞疾雷於階陛一作杵弄犇星於帷幌亘以曲堂周

以洞房北負連闥南注長廊綺疏交映鏤檻相望鸞飛連井日

照杏梁陽鳥騫其將動雲鳳矯而欲翔若乃後沼開源延石崇

壤擬崑閬之嶸崿比滄溟之瀆瀆其中則有桂宮栢覆吳臺拓館復

道耿介而連雲阿閣穹隆而仰漢望虬欄之映水見丹鶴之出

岸豔草奇色臺樹珍名長生靈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

英翫奇花之春滿摘其實於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我

而為榮先生曰多言反道辨口傷實懼貽弊於鄙家且自安乎

容膝

公子曰銅瓶玉井金釜桂薪六穀九鼎百葉千珍熊蹯虎掌雞
 跖猩脣鰭子林切魚兩味玄犀五肉拾卵鳳巢剖胎豹腹三鬻其
 口七菹恹目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海椒魯豉河鹽蜀薑劑水火
 而調和糝蘇葑以芬芳脯追復而不盡犢稍割其無傷龜羹流
 歎砥醬先嘗繪温湖之美鮮一作切丙穴之加魴落俎霞散逐
 刃飛揚輕同曳璽白似飛霜蔗有盈文之名挑表兼斤之實杏
 積魏國之貢菱為鉅野所出衡曲黃梨汶垂蒼栗隴西白榛平
 一作南朱橘荔枝沙棠蒲萄石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
 質並抗吻以除煩亦咀牙而消疫於是三雅陳席百味開印玉
 機一作機星稀蘭英標潤既夷志於坎壈亦忘懷於鄙吝此蓋滋
 旨之極珍豈能從余而共進先生曰不貴媮食寧甘醇酒既深
 悞於膏腸豈自迷於爽口

公子曰秦氏獨立燕姝絕世如短如長不穠不細信耳目之妖
 冶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豔逸淑性閑華効施顰於朱里結一作
 隨馬於梁家折纖腰以微步一作於步障呈一作皎腕手輕紗臨池
 正領拂鏡看花觀堵墻以颯沓傾城國以誼諱墨欲歸而抽軫
 車檻也疑作軫後橫木也一作惠將返而迴車至乃鄭衛繁聲柳揚絕調定使
 風雲變動性靈召繫哀響則春臺之人愴馬而雪泣一作起歡
 情則崩城之婦媯然而微笑嶰谷調一作鳳之竹一作龍門獨
 鵠之柯綠珠絳樹宋臘韓娥青春婉婉上客經過開洞房以命
 賞召人才而合宴舉輕幔以徐來隔珠簾而可見林披珠一作珍
 象輦展羅薦聽促柱之方進聞廣聲之始轉步想象以頓足腕
 曠連一作而拂卣託斜規於遺簪奇含情而舉扇俄而夕鳥東
 反落日西懸綺睒映水蛾月昇天解鴛鴦之繡被拂蛩距一作鵲

之長燼燭中

一作

惟而動燭香山

一作

帳而微煙願橫施以自

昵脫斜領於君前此乃聲色之妖蕩將不從我而流連先生曰

淫聲非篤論之旨麗色本余情所棄伐國不問仁人此言從何

而至

公子曰歲晚農休時閑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 聊効殺於

子曰乃從禽於草澤蜀地五卞齊郭二子氣動山漂汗揮雨起

溼漉流頰

一作

蘭池照血躡飛影於來形赴彗星於欲滅革車

隱轂騎闐鼓譟喧而振地蒸徒駭而聒天割五之刀飲石之箭

置羅布其一目罟網周其三百大號驟螭鷹各奔電暫離已合

忽隱仍見起迴超危衡林跋援草隨足起山從眼轉跨躡罔澗

電舉陵陸鳥不及飛獸不遑伏既前轡而從赴亦左排而右蹴

跣

疑作

實駭而自救騰虛亂而相撲視麗血之丹地見飛毛之

暗目傍窮劫剖勢極搜求文皮坐裂臙尾生抽手羈鐵頂足批

銅頭象折牙而陵遽貊拉篋而夷由擒高樓之度索走大樹之

神牛鴈聞弦而跣墮後抱木而啾啾笑楚王之雲夢耻漢帝之

中沅此武材之矯猛豈能從我而畋遊先王曰馳騁傷仁好殺

非勇幸廣內之豐樂何禽荒之足重

公子曰跋鳥始照宮槐遽而欲舒顧兔纔滿庭英紛而就落

跋鳥始照宮槐遽而欲舒顧兔

纔滿庭英紛而就落

擾摩肩鞞鞞方駕立林迫於毀譽獨慙慙於用捨嗟向有而今

無歎後榮而前謝清歌雅儻暫同於夢寐廣廈高堂俄成於幻

化若夫洗精服食慕道遊仙尋玉塵於萬里守金龜以千年三

尸可度九轉能傳飛騰水陸咀嚼靈玄若迺壁上直辭枕中秘

要彈壓神鬼吐納靈妙既變醜以成妍亦及老而為少虬駕天

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客與接鵠馭於後乘追鳳蕭於前侶兩
散漫以沾服雲飛微而襲宇嗽芝闕以窈窕見玉臺之相拒蓋
排煙而漸滅旌拖風而來舉值解珮於江濱逢弄珠於漢渚薄
遊玄圃弭節泰華列神童於羽帳侍玉女於先車澗採芍危實
苑拔芍迴花聽弱水之晨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比壽指中
岳以爲家此神仙之恍惚豈從我而蠲耶先生曰捕影之言莫
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死生豈復稍論於椿菌

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遠其風不絕方領圓冠金
口木舌談章句之遠旨構紛論之雅論陳五禮明六詩貫穿微
妙辨折毫釐既待問以重席亦覃思而下帷醜藉愷悌和樂緝
熙生徒肅賓友師並接社以聞道俱接手而授辭心絕內戰而
事無外慾橫經者比肩擁篲者繼足醜申韓之法令陋桓文之

風俗六郡湊其衣冠五陵窮其軌躅信斯文其若水實斯人之
如玉若夫珠璣產於蚌蛤珪璧出於山淵未有玉不瑩而爲寶
人無學而稱賢蓋馳身之管籥進德之舟船響如鍾而待扣名
似鏡而常懸此見重於經術寧降志於吾賢先生曰誠之此言
甚美比道之爲曠耻見朝於腐儒豈求珍於席上

公子曰我大梁之啓基方遂古而無疋先天定始比殷周而餘
裕揖讓受終孝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章咸秩六府孔脩百
司盡畢搜求儒雅摺拾遺逸肝食思治雖聞之於昔談昧且臨
朝乃見之乎茲日蕩蕩薰風泱泱大典道含弘而廣被澤汪濊
而傍闡採輿人之片言納疋夫之小善事在微而必照物無幽
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弔民風無嫗稼雨不破塵覩勝殘
於暮月見成俗於浹辰含一作廊生兮如海養萬類其猶春鄉

無豕食之祿野靡狼顧之民樵者目金而知耻耕夫讓畔以成
仁何大庭之足競豈粟陸之能隣壁水導庠序之風石渠啓珪
璋之盛竒士輻湊而駿足異人間出而効命小大之獄無冤民
翺飛之無無天性故能睦之以九世齊之以七政坦坦恢恢巍
巍赫赫洽政德一作德於霜風教義窮於足迹望雲氣而款關
候海水而重譯所謂府不輟貢史無常帛天端磊砢而相尋地
符氛氲而不少收六穗於征賦翫九經於池沼三足應感而來
儀一角知時而自擾映景星於初月聆鳳音於將曉若乃亭毒
不可合天地而並施陶日月

化而齊功故非言辭之可具畫筆扎之所能窮懷真獨往之夫
犇走而從事滅迹藏名之士顛倒而向風二漢有同於兒戲魏
晉無碍於宵中言未畢先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說似玉卮之

無當徒費辭而難領譬由背日而視秋毫却行而求鄢郢一聞
皇王之盛則豁然神悞而理摠志無時而可卷邦有道而且舒
敢以淺智請從一作後車

對蜀父老問

盧照隣

龍集荒落律純蕤賓余自鄴鎬歸于五津從王事也丁丑屈於
昇遷橋止送客亭即相如所謂不成赤車駟馬不出汝下者也
遇蜀父老皤然龐眉華髮者休於斯謂余曰子非衣冕之族歟
文章之徒歟飾仁義以干斯乎懷詩書以邀名乎吾聞諸夫子
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當今萬方日用九有風靡主上垂衣
裳正南面而已矣庸非有道乎而子爵不登上造位不至中涓
黎羹不厭短褐不全庸非貧賤呼吾視子形容顛顛顏色疲怠
心若涉六經眼若營四海何其無恥也何其不一干聖主効智

出竒何栖栖默默自苦若斯吾聞克爲鄉失則烹何故區區冗
無所成名余笑而應之曰井魚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壚也夏
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蓋聞智者不背時而徼幸明者
不迂道以干非是以聖賢馳驚莫赦三家之徹疋夫高抗不屈
萬乘之威道在則簞瓢匪陋義存則珪組斯違或立談以邀鼎
食或白首而甘布衣或委輅而仕屬論都之會或射釣以相遇
匡霸之機亦有朝爲伊周暮爲桀跖當其時也襲珩珮之鏘鏘
失其時也委溝渠而咯咯故使龍丘先生羞聞擁篲鴈門太守
不如縫掖孟軻偃蹇爲王者師范睢匍匐爲諸侯客富貴者君
子之餘事仁義者賢達之常迹來不可遣類鴻鴈之隨陽去不
可留同白駒之過隙行蘇張之辨於禍燧之年則迂矣用韓彭
之術於堯舜之朝則吁矣守夷齊之節於湯武之時則孤矣抱

申商之法於成康之日則愚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易時而處
失其所矣大唐之有天下也出入三代五十餘載月竈來庭風
立歛塞金革已偃羽檄已平雖有蘆自之將孫吳之兵百勝無
遺策千里不留行無所用也社首旣禪介丘旣封創明堂立辟
雍雖有闕理之聖淹中之儒叔孫通之莚公玉帶之圖將焉設
也咸英並作韶武畢用奏之方澤而地祇登昇之圓立而天神
降雖有伶倫伯夔延陵子期操雅曲則風雲動激悽音則草木
悲又何施也晝衣莫犯囹圄不修雖有咎繇仲甫之器釋之定
國之傳金科在握丹筆如沅傳金科在人歸東戶家沐南薰山
澤無蹊隧雞犬不相聞雖有文翁黃霸之述職子游子賤之弦
歌政成禮讓俗被雍和固無取也干戈已戢禮樂已興刑罰已
措梁父已昇公卿常伯庶政其疑雖有鴻才大略麗句一作豐

詞發言盈乎百代濡翰周乎四時略無異於今日而適足以佛
之是故天子恭己羣臣演成攘袂而陵稷高撫掌而笑阿衡無
鳥而萬物皆逐不言而品彙咸亨莫不稱贊鴻烈揄揚頌聲言
殊者拓疑作招累行危者相傾効智者輟談於草澤出奇者裹足
於山楹許由去而堯臣不少善卷逃而舜德不輕夫周冕雖華
獲猴不之好也夏屋雖崇騏驥不之處也載鼈以車馬不如放
之藪允也樂鷄以鍾鼓不如栖之以深林也此數物者豈惡榮
而好辱哉蓋不失其天真也若余者十五而志于學四十而無
聞焉詠羲農之化翫姬孔之篇周遊機萬里馳騁數十年時復
陵霞汎月搦扎彈弦隨時上下與俗推遷門有張公之霧突無
墨子之烟雖吾道之窮矣夫何妨乎浩然今將授子以中和之
樂申子以封神疑作禪之篇終眇慙乎指地竊所慕於談天於是
蜀父老再拜而謝曰鄙夫瞽陋長自愚惑習俗遐陋不遊上國
聞王人之休音聽皇猷之允塞亦猶獻雉而遇司南遇龍而光
有北請終餘論永告邱葵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二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三

雜文三

問答三

釣磯應詰文一首

進學解一首

釋言一首

答問一首

學解朝對書一首

釣磯應詰文

駱賓王

余以三伏辰行至七里瀨此地即新安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
 焉澄潭至清洞澈見底往有群魚戲歷歷如水行耳人有釣者
 試取餌而投之或有游集作浮而不顧者或有含而復吐者或有
 廉隅莫之近者或有貪暴集作而輒吞之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
 其殆出也乃掉尾揚鬣有苦恃力而自免集作勉其少退也則鼓
 鯁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呼勢牽於人窮道乎我將欲以下

座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余乃祝之曰猛獸搏之
拘於檻穽鷲鳥攫也繫於籠樊素龜靈也被髮阿門莊子宋元

髮關阿門即白龜也集作何津非白龍神也挂鱗且網白龍為豫且所網事見說苑且集作置非何

不泥潜而穴處何故貪餌而吞釣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
之理也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世也擬迹而後投隱

心而後動終始不易其業集作道悔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沈緡於

川登魚於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厨曩求之將何

圖今捨之將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疑滯於物智士必推

移於時知機之謂神含生之謂道殷乙聖人也囚於夏孔立賢

人也畏於匡且夫明哲之資尚罹幽憂之患况乎鱗羽之族能

無弋鈎之累哉故曩吾有心也恐求之而不得今吾無心也使

集作既得之而忘求夫求與捨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

况療飢者半殺可以充腹為正者一言可以興邦亦何必因小

鮮而後明三異之規勦大命而後冀一食之飽擒而不殺可不

謂仁乎獲而不饗可不謂廉乎且夫垂竿而為事者太公之遺

術也行坐磻溪之石兆應渭集作滋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

耶將以釣國耶然後知古之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

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為釣懸四履為餌筮之於清廟

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大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稽

而沈撝者鮑肆之律也渚滄沮集作海而負鼈者漁父之事也斯

蓋集作並眇少者之所習安知大丈夫之所為哉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
行成于息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克邪登崇咬

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肥羅剔抉刮垢磨光蓋
 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
 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
 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時集作日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
 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繩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
 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指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以窮年先生之
 於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
 緒之茫茫獨傍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一作走迴狂瀾於既倒
 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沉浸醲文粹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具
 書滿架上規稕似渾渾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
 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建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
 工異曲先生之於儒集作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

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且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

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集作躓後動輒得咎暫為

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集作其販幾時

冬煖而兒號寒年登集作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

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大夫木為杗細木為桶榑

榑侏儒椳闌居楔各得其施集作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工文粹

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敦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

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

短論集作量長唯噐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

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集注一大論是弘一作論逃

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

入聖域其遇一作進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

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
且月費俸錢歲糜集作靡粟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
座而食踵常途之促促文粹作後窺陳篇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
誅幸臣不見斥此非其利哉文粹作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
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賄之有亡許班資之崇
庠忘量也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猶猶集作詰匠氏之不以
我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狶荃也

釋言

前人

元和元年六月愈自江陵

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
禁不敢相聞也今為我畫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
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之於後之數月集作日有來謂愈者

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內有為讒於相國之坐者曰韓愈曰
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
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取用相國
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已退而愈辱賜坐語相
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
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素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
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
相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材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
者雖曰集作曰勉焉而不近東帶執笏立於士大夫之行不見斥
以不肖幸矣其何敢傲於馬乎夫傲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
之族親鮮少無攀集作聯之勢以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
友於朝無宿貨蓄資以鈞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

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傲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
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言

集無此字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累月又有來謂

愈者曰有讒子於韓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
公者吾君朝夕訪言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理謀作居則

與天子為心替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
下其孰能一無此字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遇不蹈河而入火

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
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

曹參殺人讒者之効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

之初生僭始既溷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
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

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集有咄字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
人以愛或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

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政而敦大集作龐下
同夫聰明則視聽不惑公政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

彼讒人者孰敢集作能進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
何懼而慎二字集作馬既累曰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

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集作矣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
林不和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相國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

言若及愈者集無此字必曰韓愈亦人耳彼傲宰相集作相國又傲翰林
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今乃知免矣集無此字既言讒言果不行

答問

柳宗元

有問柳先生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
罪辜廢斥夫匿交遊解散羞與為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
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教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
無謫遇揖目動聞言心揚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
知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能集作魁壘恢張
群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局一言出口
沉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聖集作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說識
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狙擯膠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
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擅夫屈伸
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文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
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
賢智以深致誚責吾繆囚也逃山林之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

驅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敢先生曰僕
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拆之以當世
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不窮喜怒不究
曲直衝羅蹈穿不知顛踣愚舛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
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
德則皆茫洋深闊端貞鯁亮包並涇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
衺僻跳浮嘍嗒抵較陷尼固不足以起起批揆而追其跡舉其
理則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深劈析是非校度古今而撲乃緘鉗
塞默耗耗室惑扶意探恠起幽作匿悠悠恤恤卒自禍賊固不
足以睚眦激昂而効其則言其學則皆總攬羅絡橫堅雜博天
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膚集作膚撒芋離跣空虛竊聽道途
顛囂蒙遇不知所如固不足抗顏搥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

汗漫輝煌呼吸一作陰陽轆三光陶鎔帝皇而僕乃杯鄙難

澁培塿漶拾毫聯縷緝塵出垓入固不足以搵搗踴躍而陟集作

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僮集作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

惡纏以羈繫客從而擠之不亦忍乎且夫白蟻隸耳之得康莊

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黃鍾元間元間出之登清

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鳴乎集作鳴鳴出漢揚單傳口咬哇不入里耳西子

毛墻之蹈後宮也暎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蛟龍之騰

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賤與蛭不離尺水卓詭倜儻之士

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磨眇連蹇顛頃披靡固其所也

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厄徵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

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

歌曰堯舜之脩乎集作禹益之憂乎能者任而愚者休乎

集作嚶嚶蓬藿樂吾囚乎集作文墨之申申集作足以舒吾愁

乎集作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學解嘲對書

客有以今廩食之不充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情近以為問

者余於是發憤數日故數言而對之昔漢從山東豪富兼并之

家以奉園邑凡百二十四萬戶又有南北東西軍及匈奴雜虜

以國衆來歸者仰給於漢未聞嘗俟輓於吳越而後給也今以三

集無千人食勞輸江淮歲貢三十萬斛迎流陵集作險覆舡敗

輓集作不得十半自渭以東督稽之官凡四十七署署吏不下

百歲數費錢集有千萬為大數而部吏舟傭相踰為姦鞭榜流

血酸苦之聲相聞禁錮連歲不解歲千餘人雖赦宥而獄死者

不可勝多矣其非聖人集作之所牧仁也乃者燕人叛玄宗南

巡巴蜀肅宗勞兵于靈武集作及二駕神遊代宗臨陝關
中流離羸牛一輻當市錢二百千故有轉輸之法雖救一時然
終轉入於禍誠可以痛今雖未可暴去且宜以三輔粟為貢重
資於農則耕稼自勤耕稼自勤則旬服無曠土遊人矣如此九
年之蓄可以儲又何勞輸輓於哉客曰敬聞其旨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四

雜文四

騷一

五悲文五首

弔屈辭三章

五悲文并序

盧照隣

自古為文者多以九七為題目乃有九歌九辨九章七發七啓
其流不一余以為天有五星地有五嶽人有五章一作禮有五
禮樂有五聲五者亦天地之數今造五悲以申萬物之情傳之
好事耳

悲才難

一悲曰恭聞古之君子兮將遠適乎百蠻何故違父母之中國
從禽獸於末班將矯詞兮不往將背俗兮不還寧由成而薄喪
不直敗以厚顏彼聖人兮猶若此况不肖與中間古往今來邈

矣悠哉嵇山五折顏子蘭摧人兮代兮俱盡代兮人兮共哀人代代兮俱盡代
人人兮共哀至如在丘失明冉耕有疾兵法作而猶臆史

託脩而下室高明者鬼瞰其門正直者人怨其筆雖為鏡於前
代終抱痛於今日別有漢陽計椽邠國臺卿抗希代之奇節負
超時之令名坎壈九死離披再生伊才智之為患故賢哲之所
嬰若乃賈長沙之數奇崔亭伯之不偶思欲削曹史之高行鉗
楊墨之辨口為書為禮驅季俗於三古之前垂譽垂聲正類網
於百王之後天子聞之而欲用群公畏之而莫取徒寤蠹於泥
沙竟龍鍾於塵垢异乎嵇之古人則如彼兮之今代又如此近
有魏郡王君曰方華陰楊氏曰享威能博達奇偉覃思研精微
孔門之禮樂吞鬼谷之縱橫嶽秀泉澄如川如陵高談則隆騰
豹變下筆則煙飛霧凝王則官終於郡吏楊則官止於邑丞何

異夫操大向以烹小鮮飛夜光而彈伏翼灼金龜兮訪兆數玉
騏兮馮力雖勞形而竭思吾固知其不得余之昆兮曰杲之余
之季兮曰昂之果也杲杲兮如三足之鳥昂也昂言如千里駒
之果之為人也風流儒雅為一代之和玉昂之為人也文章卓
犖為四海之隨珠並蘭馨兮桂郁俱龍駒兮鳳鷗生於戰國則
管樂之器長於闕里川游夏之徒徒以方圓異用遭遇殊時故
才高而位下咸默默以遲遲青青子襟兮時向晚黃黃我綬兮
鬢如絲昆兮何責坐乾封兮老矣季兮何負橫武陵而棄之舉
天下兮稱屈何暗室之足欺為小人之所笑為通賢之所悲童
子尚知其不可矧衡鏡與蒼龜故日至道之精宵宵冥冥至道
之極昏昏默默焚符破璽而人朴鄙剖斗折衡而人不爭揆在
攬作工儻之指而天下始巧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明然後除其

矯黠之患安其性命之精太平之代萬物肫肫凡聖昭合賢愚
 滑昏公卿不接交長吏不迎尊當成康勿用何暇談其兵甲典
 謨既作焉得耀其書論雖有晏嬰子產將頓伏於閭巷雖有冉
 求季路且耕牧於田園彼尋常之才子又焉可以勝言命鸞鳳
 兮逐雀驅龍驥兮捕鼠使掌事者校其功兮孰能與狸集而齊
 舉金為舟兮璣瑁楫不可以淑丘陵兮珠為衣兮翡翠裳不可
 以混樵蒸夢何器用之乖刺悼斯人之勤勞一作倚長巖以為
 枕兮吸流光以高卧見城市以盈虛若咬蠶之相過當其時也
 巢由滿野不知稷禹之尊周邵盈朝莫救夷齊之餓若夫管仲
 不遇齊桓則城陽之贅壻太公不遭姬伯亦棘津之漁夫一仁
 一義榮也來兮由也醜一忠一孝微子去兮箕子奴聖人百慮
 而一致君子同歸而殊塗推既焚兮胥既溺桀亦放兮文亦拘
 笙簧六籍則秦俗有坑儒之痛黼藻百行則漢家有黨錮之誅
 鄴都傾覆飛禍纏於高車洛陽板蕩橫死坐其無鬚嗟呻喋嘶
 口含天憲睚眦蠶分屍僵路偶變化與屈伸交逐窮達與存亡
 並驅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無不有就其所無而無之則萬
 物無不無有竅而生寧唯混屯無用而飽何獨侏儒是以蘧伯
 玉卷兮長卷甯武子愚兮更愚庭有樹兮樹有荆園有鳥兮鳥
 有鳴其鳴矣思諸兄矣荆其穎矣思諸季矣巖有芳挂隰有棠
 棣枝巖從兮相樛葉翩翩兮相翳天之生我故寧不可惠何始
 吉兮初征悲終凶於未濟

悲窮道

二悲曰流淚公子傷心久之歷萬古以抽恨橫八荒而選悲有
 幽巖之卧客兀中林而坐思形枯槁以崎嶇足聯蜷以緇蹇悄

悄兮忽愴眇眇兮惆悵超遙兮獨蹇淹留兮空谷天片片而雲
愁山幽幽而谷哭露垂泣於幽草風含悲於拱木徒觀其項集
飛塵尻埋積雪骸骨半死血氣中絕四支萎隨五管缺缺皮槩
積而千皸之聯褰而百結毛落鬢禿無叔子之明眉脣亡匿寒
有張儀之羞舌仰而視睛翳其若夢俯而動身羸而欲折神若
存而若亡心不生而不滅其所居也不爨其所狎也非人古樹
為伴朝霞作隣下陰森以多晦傍恍惚兮無垠松門草合右路
苔新公子方撫其背兮曳其裾早子非有唐之文士歟燕地之高
門歟昔也子也少則玉樹金枝及其長則龍章鳳姿立身則淹
中不足言其禮揮翰則江左莫敢論其詩每兢兢於暗室恒詡
詡於明時常謂五府六辟三臺共推朝紆會稽之綬夕獻長揚
之詞痛私門之禍速借公車之詔遲豈期晦明乖序寒燠愆度
鱗傷羽折筋孿肉蠹離披於丹澗之隅齧觫於藪山之路已焉
哉已焉哉崑山玉石忽摧頽事去矣事去矣古今賢聖悲何已
天道如何自古相嗟項羽帳中之飲荆卿易水之歌何壯夫之
懦鄧伊兒女之情多借如蘇武生還温序死鄧王陵之母伏劍
杞梁之妻泣血事蓋迫於功名情有兼於貞烈若關羽漢陰田
橫海島孤城已迫疲兵向老離離碣石之鳴羣羣江潭之草迴
首永訣吞聲何道及夫獻帝偷生懷王客死哀西都之城闕億
南荆之朝市鳳皇樓上隴山雲鸚鵡洲前吳江水一離一別兮
漢家宮掖似神仙獨坐獨愁一作獨愁兮楚國榮華競桃李別有
士安多疾顏竒不起馬援困於壺頭冉耕悲於牖裏平生書劍
宿琴樽研精殫於玉冊博思決於銅渾思於為龜為鏡立
德立言成天下之亶亶定古今之誼誼一朝溘卧萬事寧論君

徒見丘中之饒朽骨豈知陌上之有遊魂假使百年兮一作上
壽又何足以存存

悲昔遊

三悲曰竒峯合脊半隱天綠蘿蒙籠水潺湲因歎巖以為室就
芬芳以列筵川谷縈迴兮迷徑路山嶂重複兮無人煙堂疑顛
頽之洞壑臨決咽之奔泉中有幽憂之子長寂寞以思禪容色
蹒蹒神形綿綿形半生而半死氣一絕而一連自言少一一作
遊官來從北燕淮南芳桂之嶺峴北明珠之川東魯則過仲尼
之故宅西蜀則耕武侯之簿田舊鄉舊國白雲邊飛雪飛蓬暗
遠天斲辭薊門千萬里少別昭丘三十年昔時人物都應謝聞
道城違今可憐忽憶揚州揚子津遙思蜀道蜀橋人鴛鴦渚兮
羅綺月茱萸彎兮揚柳春煙波淼淼帶平沙門棧連延一作閣
道連連

狹復斜山頭交讓之木浦口同心之花巖肩平之下肆戴安道
之貧家月犯少微弔吳中之隱士星干織女乘海上之仙槎長
安綺城十二重金作鳳皇銅作龍蕩千門如錦繡巖雙闕似芙蓉
題字於扶風之柱繫馬於驪山之松灞池則金人列岸太華
則玉女臨峯平明共戲東陵陌薄暮遙聞北闕鍾洛陽大道何
紛紛榮光休氣曉氛盪交衢近接東西暑複道遙通南北軍漢
帝能拜蒿丘石陳王巧賦洛川雲河水河橋木蘭棧金閨金谷
石榴裙曾入西城看歌舞也出東郊送使君一朝顛顛無氣力
曝骸委骨龍門側當時相重若鴻鍾今日相輕比蟬翼驅代情
兮共此何余哀之能得使我孤猿哀怨獨鶴驚鳴蘿月寡色風
泉罷聲嗟昊天之下吊悲后土之無情松架森沉兮戶內一作
掩石樓催折兮柱將傾竊不敢當雨露之恩惠長痛恨於此生

悲今日

四悲曰傾蓋若舊白頭如新掌為

疑作調

談過其實辨而非真自

高枕箕穎長揖交親以蕙蘭為九族以風煙為四隣朝朝獨坐
唯見群峯合杳年年孤卧常對古樹輪囷相吊相笑則有飢飈
啼夜相慶相賀則有好鳥歌春柰塵塵兮多鹿山蒼蒼兮少人
時向南溪吸水或就東巖負新百年之中皆為白骨千里之外
時見黃塵平生連袂宿昔銜杯談風雲於城闕弄花鳥於池皆
臺是西園上客東觀高才超班匹賈含鄒吐枚一琴一書校奇
蹤於既往一歌一詠垂妙制於將來絃將調而雪舞筆屢走而
雲迴自謂蘭交永合松契長并通霄抱腕終日肝衡罵蕭朱為
賈堅目張陳為老兵悲蒼黃兮驟變恨消長之相傾貴而不驕
人皆共推晏平仲死且不朽吾每獨稱楊疑作范巨卿及其蹇產

推聯支離括撮已濡首兮將死尚搖尾兮求活莊西貸而魚窮

姬東徂而狼跋今皆慶吊都斷存亡未聞憑駟馬而不追其雙

魚而莫達向時之清談尚在今日之相知已未則有河濱漂母

隴上樵夫盤食

一作食

帶粟粥麵蕪楚藜羹一盞濁酒一壺夫負

妻戴男歡女娛攀重巒之崑崙歷飛澗之崎嶇哀王孫而進饋

問公子之所須因謂余曰可憐可憐聖人之過久矣君子之罪

多馬詩書禮樂適足哀人之神用宗族朋友不足駐人之顏年

削跡伐樹孔席由來不暖摩頂至足墨突何時有煙一朝至此

萬事徒然自昔相逢把臂談玄

六字一作相逢把筆相見談玄

橫彫龍於翠札

飛縞鳳於瓊筵

各自飛騰羽化谷變鸞遷鳴香車於闕下

曳珠履於君前豈憶荒山之幽絕寧知枯骨之可憐傳語千秋

萬古寄言白日黃泉雖有群書萬卷不及囊中一錢

悲人生

五悲曰禮樂既作仁義不憊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一變一化一

虧一金去其外物歸於內篇一作歸其自儒與道方計於前其書

萬卷其學千年鍾鼓玉帛斲甃躄一作躄金金木水火混合推遷

六合之內慕其風兮如市百代之後隨其流兮若川三界九地

往返周旋四生六道出沒牽聯碌碌碌碌蠢蠢翾翾受苦受樂

可悲可憐有超然之大聖歷曠劫以爲期戒定惠解非陰入慈

悲喜捨非見思聞儒道之高論乃撞鍾而應之曰止止善男子

觀向時之華說乃天子之辨士請弄宜僚之丸以合兩家之美

若夫正君臣定名色威儀俎豆郊廟社稷適足誇耀時俗奔競

功名使六藝相亂四海相爭我者遺其無我生者哀其無生二十

字一作有者遺其無死者哀其生孰與乎身肉手足濟生人之塗炭國城府庫

恤貧者之經營捨其有愛以至於無愛捨其有行以至於無行

若夫呼吸吐納全身養精反於太素飛騰上清與乾坤合其壽

與日月齊其明適足增長諸見未能永證無生孰與夫離常離

斷不殆不終恒在三昧常遊六通不生不住無所處不去不滅

無所窮放毫光而普照盡法界與虛空苦者代其勞苦蒙者遵

其愚蒙施語行事未嘗稱倦根力覺道不以爲功所言未必儒

道二客離席再拜稽首而稱曰大聖哉立晚聞道聃今已老徒

知其一未究其如何異大戴益望天倚杖逐日蒼蒼之氣未辨

照照之光已失嗚乎優優群品遑遑衆人雖鑿其竅未知其身

來從何道去止何津誰爲其業誰作其因一翻一覆兮如掌一

生一死兮若輪不有大聖誰起大悲請北面而趨伏願終身而

教之

吊屈辭三章 并序

劉說 見集本名
文全子

吁三閭大夫之事司馬相如 集作班孟堅各有言說不載故也

噫大夫之賢懷王之事說得之涕泗下衣濡毫瀝辭 集作噫大

夫之為臣千萬臣千萬年其誰肖宋玉淮南王劉向東方朔王

褒繼有悼語說一小儒也思賢人之作悲架 集作人之接者吊

屈原 集無此字 辭三章吊公之志也雨濛湘波浮檝搖歌既 集無而

悲伸紙沈辭祈公兮來之

哀湘竹

帳二妃之淚竹圓紅滴滴兮臨乎煙沚竦枝與脩幹兮吟哀風

之不已搖勁節而錦舒兮垂高蔭 集作陰 而自美招翔變之與翠

鳳兮緝晴霞之數里繁可重乎舜祠兮瘦影疊乎湘水諒高節

之自任 集作 兮匪庭篠之云北鄙衆陰之延接兮恥凡羽之棲

止入清溪之浪聲兮無笙篁之相擬恨葉翻波兮騷屑之風露

滴煙蒙兮濯纓之子帳靈均之節兮依然想貞姿兮千年若此

下清江

清江之上兮心夷猶清江之下兮煙波浮風軟雨絲兮湘波高

雲昏竹暗兮鬼神愁遠霞開兮鳥 集作 帆隨碧江平兮桂檝移

帶隱虹兮衣凝雲披 集作 薜荔兮毫江離歲華高兮水東注秋

色下兮紅蘭渡瓠合兮荆和喪岐鳳翔兮龍媒去又曰心繫繫

兮道雲端水之浪兮人之 集無 波瀾浪可平兮人心不可平波

闌一翻兮孰測其情水之深兮不曰深帳前恨兮淚霑襟

招魂 集作招
帝字

招湘靈兮澄瀾之渚雲蔽煙沉兮明月之浦唱宵歌兮懸雲當

擊鳴根兮薦清醑鸞去鳳飛兮雲不歸九疑疊翠兮橫湘雨颯

輕颺兮揚微波激楚怨兮下湘娥緝荷蓋兮集雲壇潔桂席兮
級芳一作蘭蘭霞為裳兮瓊為佩舉雲棋兮持風幡若有來兮悉
率敵懸珂兮珊珊張孔蓋兮臨搖臺月凝袖兮雲裁冠目眇眇
兮千里春悵集作悵無言兮蒼梧賔戢蕙帶兮握芳芬無拂集作拂瑤
琴集作琴兮泣班筠乘桂華兮下清湘拖無集作無金一作深波兮涉滄浪一作
九疑之翠兮不可尋懷沙之水兮恨之一作深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四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五

雜文五

騷二

釋疾文三篇

祝瘡癘文一首

釋疾并序

盧照隣

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床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挂一臂
連蹇不學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每至冬謝春
歸暑蘭秋至雲壑改色煙郊變容輒輿出戶庭悠然一望覆燾
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恩已絕乎斯代賦命如此幾何
可憑今為釋疾文三篇以篇諸好事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剛
書者其有栖遑乎國語之作非瞽叟之事乎騷文之興非懷沙
之痛乎吾非斯人之徒歟安可默而無述故作頌曰

粵若

粵若稽古帝列仙一作山 兮遠矣大矣臣太岳兮欽哉良哉有太

公兮卷舒龍豹奄經營乎四履有先生兮乘騎日月期汗漫乎

九垓尚書抗節兮屬炎靈之道喪中郎含章兮遇金行之綱頽

彼賢聖之相續信古往而今來人何代而不貴代何人而不才

鬱律崑岫兮似崑陵之玉石泮煥燦爛兮象星漢之照回尔其

鳥曠也碧海雲蒸而地合尔其為峻也赤城霞起而天開暨中

朝之顛覆家不墜乎良箕紹金柯而玉秀穆蘭馨而菊滋彌九

葉而連余兮代增麗以光熙清風振乎終古妙響重乎當時皇

考慶子以弄璋兮肇錫余以嘉詞名余以照隣字余以昇之余

幼服此殊惠兮遂閱禮而聞詩於裹粮尋師奉裳紡古探舊篆

於南越得遺書於東魯意一作音有缺而必刊簡無文而咸補入

陳適衛百舍不厭其栖遑累壘重朕千里不辭於勞苦既而屠

龍適就刻鵠初成下筆則煙飛雲動落紙則鸞迴鳳警通李膺

而竊價造張華而假名郭林宗聞而心服王夷甫見而神傾俯

仰談笑顧盼縱橫自謂明王以令僕相待朝廷以黃散為輕及

觀國之光利用賓王謁龍顏於武帳揮鳳藻於文昌先朝好史

予方學於孔墨今上好法余晚受乎老莊彼圓鑿而方枘吾知

齟齬而不當是時也天子秦歛方有事於八荒駕風輪而梁弱

水飛日馭一作羽 兮苑扶桑戈船萬計兮連屬鐵騎千群兮啓行

文人鼠竄猛士鷹揚故吾甘栖栖以赴蜀分默默以從梁其後

椎圖無疑畢登封禮日方欲訪高議於雲臺考竒文於石室銷

兵車兮為農器休牛馬兮崇儒術屢下蒲帛之書值余有幽憂

之疾蓋有才無時亦命也有時無命亦命也時也命也自前代

而痛諸道之乖也則賢人君子伏斧鑕而不暇時之來也則屠

夫餓隸作王候而有餘三人猖狂兮為奴為戮八子狼狽兮為
醢為俎長劍已搗尚想華亭之鶴孤舟欲近遙憶閭門之魚史
遷下於蠶室鄧艾徵於檻車康既幽而魏孫登宣屢困而暫甯
遽故有閉門少事蹈滄海而辭組開卷獨得歸茂陵而著書起
清流之浩漫長願洽乎靈胥重曰積怨兮累息茹恨兮吞悲怨
復怨兮坎壈乎今之代愁莫愁兮侘傺乎斯之時皇穹何親兮
誕而生之后土何思兮鞠而育之何故邀余以好學何故假余
以多詞何餘慶之不終兮當中路而廢之彼有初而鮮克兮賢
者其猶不欺况鎔一作陶鈞之匠物胡不貞而諒之豈其始終爽
德蒼黃變色無心意乎簪履有悲哀乎揚墨已焉哉天蓋高兮
不可問地蓋廣兮不容人鍾鼓玉帛兮非吾事池臺花鳥兮非
我春寂兮冥歲歲年年長少樂恍兮惚朝朝暮暮生曰髮愴怛
憤恨兮無一作迷所見宛轉聯蹠兮獨向隅狀若重狴圓扉之受
絀又似乾池涸井之相濡鸞鳳之翮已鍛兮徒奮迅於籠檻騏
驥之足已蹇兮空帳望於廷衢龍門之桐半死鄧林之樹全枯
苟含情而稟氣兮孰不能傷心而疾首乎歌曰歲將晏兮歡不
再時已晚兮憂來多東郊絕此麒麟筆西山秘此鳳凰柯死去
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柰汝何

悲夫

悲夫事有不可得而已矣是以古之聽天命者飲淚吞聲而就
死推不言兮焚于介山地不偶兮一作岐于巖一作巖水仰天而
歎負憤骨於吳江下淚交頤卿悲歌歆燕市天無雷兮聞蟻聚
於床下家非牧兮見祥生於奧裏支離疏之五管已敗哀駘馳
莊子之六骸不羨求時夜兮求鴉炙何逼迫之如此為鼠肝兮

爲蟲臂何鍛鍊之如彼鬱弗沕滑兮中脊亂蟠薄煩寃兮長憤
惋出戶庭兮遊息千萬里兮無極杳兮諳川綿聯兮水如帶岬
兮籟山嶷嶸兮雲似蓋萋兮綠春草生兮長河曲式一望兮心
斷續晚兮晚夕鳥沒兮平郊遠試一望兮魂不返靡蕪葉兮紫
蘭香欲往從之川無梁日雲暮兮涕沾裳松有蘿兮挂有枝有
美一人兮君不知氣欲絕而將何爲孟夏兮恢台揚柳散兮芙
蓉開葉初成兮蠶宛轉花落盡兮鷺徘徊望夫君兮不來形枯
稿兮意催頽天何爲兮愁苦麥將秀兮多風梅將黃兮屢雨日
色肝爛兮流金而爍石地氣燠煜兮滿堂而充戶神翳翳兮似
灰命綿綿兮若縷一伸一屈兮比艱難乎尺燻九生九死兮同
變化乎盤古萬物繁茂兮此時余獨何爲兮腸遭迴而屢腐圍
棋廢兮時不可兮再來鳴琴停兮人何時兮重撫秋風起兮野

蒼蒼蕙葳變兮露爲霜蟬悲翳兮聲斷鴈迷雲兮路長催折蕭
條兮林寡色顛顛雲黃兮草不芳停劔兮懷舊友天外兮思故
鄉願一見兮終不得測身長望兮淚浪浪遙兮遠山谷榮迴兮
屢轉狀若登薊門兮望胡苑斷兮連井邑丘虛方知幾年又以
登隴首兮見秦川木葉落兮長年悲紅顏謝兮鬢如絲王孫來
兮何遲遲思公子兮涕漣漣風嫋嫋兮雨淒淒螢火飛兮鳥夜
啼牽牛思北兮星已轉織女縱橫兮何欲低秋夜迢迢兮未
極愁人耿耿兮愁不思有所思兮在天漢欲往從之兮無羽翼
鬱金拽兮木蘭舟青莎裳兮白羽裘戲淥波兮坐方洲歡不亭
兮人不留帳容歆兮徒離憂玄冬慘兮陰氣凝涕井結兮炎洲
冰郊野昏兮寒沙漲河海暗兮繁雲興巖風急兮密雪下墜戶
閉兮無留者眇城郭兮瓊爲樹兮玉爲樓瞻道路兮駕素車兮乘

白馬時眇眇兮歲冥冥盡杳杳兮夜丁丁庭有霜兮月華白室
無人兮燈影青披重衾兮魂消消卧空床兮日熒熒御燠鑪兮
長不暖對卮酒兮憂恒滿悲繚繞兮從中來愁纏錦兮何時斷
重曰四時兮代謝萬物兮遷化聽春鳥於春朝聞秋蟲於秋夜
花覆地兮無代一作待一作河傾天兮不借無靈草兮駐朽質乎千年
無彫戈兮迴峻鳥乎三舍夏日長兮繩繩炎風暑雨兮相蒸草
木扶疏兮如此余獨蘭驪二字兮不自勝玄月兮祁寒窮陰急
景兮催殘霞雪雰雰兮長委積人事寥寥兮悵漫漫春秋冬夏
兮四序寒暑榮悴兮萬端春也萬物熙熙焉感其生而悼死夏
也百草榛榛焉見其盛而知闌秋也嚴霜降兮殷憂者為之不
樂冬也陰氣積兮愁顏者為之鮮歡聖人知情性之紛糾故歎
之曰余欲無言吾將焉往而適耳箕有峯兮穎有蘭歌曰歲去

憂來兮東沉水地兮天長兮人共死明鏡羞窺兮向十年駿馬
停驅兮幾千里麟兮鳳兮自古吞恨無已

命曰

命曰昊天不傭兮降此鞠凶昊天不惠兮降此大戾不先不後
兮為瘡為瘵痛之撫兮孰知其勵木之柔兮縉之絲之人之温
兮黼之藻之自天祐之兮無不利一者之來兮雲何二地有鹿
兮其角粃粃林有鳥兮其羽習習余獨何為兮悲續藥兮憂戢
香南山龍從兮樹輪困北津清泚兮石磷磷天之生我兮胡寧
不辰少克已而復禮無終食兮遠仁既好之以正直兮諒無負
於神明何彼天之不弔兮哀此命之長勤百罹兮六極橫集兮
我身長孿園以偃蹇求伊鬱以呻嘯天道何從自古多邛為藏
兮匪祐匪仁兮覆庸躋狼戾兮南汜跖叛換兮東峯並強大兮

黜赫咸壽考以從容勛則天兮朱已矣韶盡美兮均忽焉公侯
之孫兮必復堯舜之後兮何憊于執諫兮辛載蕃抗議兮靈年
忠於一作與貞兮何復俱不得其死焉牛一變而為虎鼈三化而
作鴈觸氏居蝸而爭地龍伯釣鼈而訴天何變化之殊族而小
大之相懸長無述焉將不死而為賊賢哉回也今不幸而早亡
明夷何辜兮美里洪範何恃兮一作倡狂我視于天兮亦孔之
痒立與溺兮殊貫單與張兮相詭紛紛總總兮若茲羌未得其
玄已盛之孝兮桃何感而遂開合之恭兮昆何嫌兮不起聖人
不議姬旦憤於鴟鴞君子無憂周南歌於芥苾五鹿云折退守
平陵之田三都已成歸入且春之里乾不穆兮一為戌一為辰
坤不恒兮三成田三成水何斯柱之危脆一夫觸之而云折東
南眇其既傾西北豁其中裂有祀者國竟未掬其烏蟾有歷其

覩奄已成其魚鼈共何壯兮而損其盈媧何神兮而補其闕天
且不能自固地且不能自持安得而有萬物安得而運四時彼
山川與象緯其孰為之主司生也既無其主死也云其告誰何
必拘拘而揭揭固可浩然而順之吾知惡之不能為惡故去之
曰羣生之所壽吾知善之不能為善故就之曰有生之大路雖
紛骨而靡軀終不改乎此度重曰予既昧此杳冥兮迷之不知
其所屆將寄命於六師訪直訣乎遐外建流星以為旗邀白雲
而為蓋玉虬紛其旖旎青鸞儼其容裔霓為裳兮羽為旗雷為
車兮電為旆噶噶兮上馳遙遙兮橫厲忽若夢兮有覺與平陽
兮相會平陽為兮挈一作潔龜告予以雙友朱雀推而全躍青
龍發而火馳蛇登栖兮鷄入穴雲北走兮水西垂平陽曰反兮
覆兆不告靈蔡誠不能知造化之心數朽骨焉足以定古今之

倚伏請導列缺之前旌陪豐隆之後轂披上帝之玄鍵考中皇
之祕錄於是排雲旌兮叫珠闕登紫翠兮伏瑤壇靈鳥杲其將
駕東皇登其既觀余敷枉而未決東皇領而不言玉女申之以
瓊葉靈妃賦之以琅玕悵容與而不註肅雲軼於南軒窈窕徘
徊邈矣悠哉下臨兮星雨上絕兮氛埃彷徨兮三清之館縹渺
兮八風之臺俯觀乎故國洞崢嶸兮無極長懷兮故人涕潺湲
兮霑軼橫天苑歷北辰經市樓兮一息停余車之鱗鱗涉南河
之清淺過織女而問津平陽曰左招搖兮右天駟太一之居兮
無不利其道也楓爲天兮棗爲地蓋徃從之兮導君意大一方
握髯低眉古手柱一作搯願或以歲加時再轉兮再故三命兮三
推華蓋微明兮君子居貞之位大陰陽主兮天人厄運之其若
夫一氣鴻濛萬化緇釐此星精與木局又何足以知之平陽曰

太上有老君焉其名曰伯陽遊閭風之瓊圃處倒景之琳堂披
拂日月咀嚼煙霜撫千載兮爲朝爲暮齊萬物兮若存若亡古
之聰明博達而不死者將與君乎造崑崙之大荒疑而容與
弭節翱俄參元而下降濟弱水之湯湯擘軒臺而右轉對玉檻
之鏘鏘伯陽欣然見余日昇之來何遲何故疲憊之如是何故
枯槁之若茲吾適以而小別今將千二百朞昔者爾爲翟吾固
爾知絜絜焉無益其後爾爲舟吾欲告爾休休焉不留爾名已
登乎仙格爾身尚蹇乎中州噫哉其可痛甚可哭多智也命之
斧斤多才也身之桎梏爾形骸之載地也每矍矍然求媒精魂
之於天也又遑遑焉訪卜何異儀丹鳳於膠柱餌玄魚於森木
何挽悟之逶迤何早計之齟齬嗚呼何異喪其親也揭竿而求
諸海失其子也擊鼓而詣諸途道之遠矣局云其蘇與影捕逐

可不謂悲乎夫道之動也紛紛秩秩靜也若喪若失曠兮不以
死生為二愧疑兮而以天地為一生於萬代之後不為暖死於
太古之前不為疾弊萬類也不謂之凶利四海也不謂之吉夫
如是則巨浸稽天而不溺鴻災治地而不然生死不能為其夭
壽變化適足寄其騰遷化而為魚也則躍龍門而橫竭石化而
為鳥也則陪莊子羊角而負青天為社也則長無所斤斧之患
為瓠也則泛乎泆漭之川物無可而不可何必守固以牽拳余
於是乎嗒然而喪其偶條爾而失其知息故池之綠水憶中園
之桂枝栩栩然若有得泫泫然若有亡難髣髴兮覺悟魂已歸
乎北鄉其往也人皆為之避席其返也鳥不為之亂行歌曰茨
山有徽兮頰水有漪儒一作為栢兮秋有實叔為柳兮春雨一作
飛倏爾而笑沉滄浪兮不歸焉一無此字

祝集作瘡癘文并序

皮日休

昔夏后氏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或魑魅之外魍魎之餘匿天
命竊帝威罔不見形于鼎上者自夏后氏去繼為禍於人間被
之者如若處冰檻集作復若落炎井眩瞀惑視之累形聽音
重聲骨節集作重如山已傾殆或醒時奪人之情喪人之精
凡若木偶昏如宿醒噫或飲食不節哀樂失所病于人者上則
湯劑次則壙艾愈矣凡有集作是非是病者人也又非天也湯劑不
可理壙艾不可攻嗚呼癘之能禍人是必有知也既有知奚不
效伸為聰明正直不加崇於君子焉遂為人祝集作而逐之曰
孺乎癘乎有事君不盡節事親不見孝出為叛臣入為逆子天
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有專祿樹威借物行機上弄國權
下戲民命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有賣交取祿諂交結

族一言不善禍發如鍤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美蔓之
色媚于君則巧笑未足已亡于國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
之柔佞之言惑于君前委順夫足國步移焉天未降刑尚或竊
生爾宜癘之四星之臣集作位奉于紫宸蕭牆禍起帝坐蒙塵而
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見災幸久聞禍樂成含羞胃貴忍
垢貪榮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癘乎癘乎爾自不育爾
耳不聾如向來之所陳奚不偲於其躬仁者必有尼義者必有
窮見仁義而勿癘遇姦佞而律克非唯去乎物患抑亦代乎天
工癘乎癘乎苟依吾言而若是吾將達爾于帝聰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六

雜文六

騷三

弔屈原一首

九諷系述一首

九諷九首

反招魂一首

悼賈一首

弔屈原

此篇第一千卷哀弔門重出今以削去

柳宗元

後先生蓋千祀兮今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擘蘅若以

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明集作光先生之不從世兮

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哀牝鷄

呶嘍兮孤雄束味哇咬環觀兮蒙茸大呂董喙以為羞兮焚棄

稷黍岸詩宜岸宜巖集作行非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籍穢兮

榮若繡黼攘折火烈兮娛娛集作娛笑無纒巧之哢哢兮惑以為

咸池便娟鞠愿兮美愈集作西施謂謨言之恠誣兮反寘瑱而

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何先生之凜凜兮厲

鉞石而從之一有但字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

道兮又馬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

達人之卓執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節以從利兮 知先生之

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

惟夫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悞兮陷大故而不貳沉璜瘞珮兮

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

髣髴其方章託遺編而嘆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

恠兮夫孰救於崩七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為是之荒茫耀誇辭

之驢朗兮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

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中集作忠誠之既內激兮抑咸

集作忍而不長竿為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

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

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踰風之可去兮懷先生之可

九諷系述

皮日休

在昔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為九歌辨窮愁而為九章

是後詞人披而為之皆所以嗜其麗詞揮音其逸藻者也至若

宋王之九辨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嘆王逸之九思其為清怨

集作愁素艷幽快集作扶集作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毛羽也自

屈一作然原已集作降繼而作者皆相去數百祀足知其文難述

其詞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擇難易皆出於毫端者乃大作

者也揚雄之文立軻乎而有廣騷也梁竦之詞班馬乎其一作

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為離騷之兩

汎也昔者聖賢不偶命以著書以見志况斯文之怨抑歎噫吾之道不為不明吾之命未為未文碎偶而見志於斯文者吾懼來世任臣之君因一作謗而去賢持祿之士以猜而遠德故復嗣數賢之作以九為數命人曰九諷焉嗚呼百世之下復有脩離騷章句者乎則吾之文未過不為乎廣騷悼騷也

正俗

粵句亶之薄俗兮其風狡而且苦吾欲以直道握鳥八切其邪心兮皆逞容而莫顧前而誨行兮後至高而踰集作諭仰兮下俯咸為疑吾之僕翔音為愚兮並以吾之慳埋音為偃羗靈脩之乃吾知兮先職我而為輔柰其臣之信信魚作切兮乃不知吾之所撫亡輔切吾欲以明詰之性辨君臣之分兮定文物之數吾欲以正直集作之道兮進忠賢而退姦豎吾欲以醇醲之化兮反當今而為往

悲遊

古吾欲以忖度之志兮定觚國無人兮莫我留將訴帝于玉京荷鳥稠丁牢切兮芟為襪彼皮切荃為襪屈勿切兮薜為禱弭吾掉兮澧之浦駐吾楫兮湘之涓悲莫悲兮新去國怨莫怨兮新相思幽篁蕭兮靜晚清漪澹兮去遲相君歆出兮風水急帝子不來兮煙雨微芷既老兮深一作白一作葯日將暮兮紅菱朝浮乎鶻蹠音夕叫乎羈雌蠶集作漾漾兮不止音悠悠兮何之日出沒地渚雲依倚兮九疑既無人以辨余兮又何心而怨咨退不解其怵音澤音兮進不知其忸怩寒嫺恣而無聲兮古木淒其寡枝嗟吾魄之不返兮千秋萬歲湘中馳

憫邪

慨天道之不明兮何獨生此大佞若黠獮之能冠兮當一國而
持柄見亂臣之及詐兮信其主以不兢轍已覆而又遵兮仇將
翻而不整不思心腹之疾兮又玩膏肓之病竟客而於咸陽兮
終不作毒王之幸既養醜音菟以遺患兮遂倒鈇音汗而授柄將諛
臣之肆禍兮豈上天之付命粵吾大以為不可兮彼以災而為
慶儻靈脩之魄有知兮刷吾耻於不暝

端憂

有人美人兮端憂千暗萬怒兮曾不得以少休腸結多以莫迴
兮淚啼劇而不流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公子不來兮清湘滿
樓汀邊月色兮曉復一作梓曉浦上蘆花兮秋復秋天沉寥以似
萍兮峯嶢萃以如抽篲簞颯兮兩岸杜若死兮霜洲遺余程兮
澧之側整余陌兮湘之幽望文頴兮梯歸夢懷宋玉兮荆門愁

欲向天以嗷咷兮寸晷不可以少留園音員而反規矩念僿覆上
下冒文粹作覈之在位兮若梟羊之當路內灼恒以如傳側吏切兮復何
知其所愬乃指天而鬱悠兮將天奪乎國之祐永愬愬以何言
兮將求知於吾祖

愚謗

有昉兮點而謂之不絜有泉兮壅而謂之不決有隄兮轡而謂
之不方有軸兮鍤苦結反而謂之不轍聲咷呼遠切以無音
兮氣鬱悒而空咽集作噎既愬愬魚覲切川文以憎懼兮又謾謾
而不訣誣彭祖以為孺兮譎殤子以為臺夥衆人之難信兮搆
夸者之不悅佞為瘞兮何去姦為瘞兮莫副音言為響兮莫御
謗為玉兮何切彘既臙而羊切而必烹兮木方叟好公切兮必折轡
龍以集作而似車兮思綿綿而如咲手欲動兮似拳足將行兮如

綫既不辨於文碎顏跖兮遠一貫於堯桀吾哀生之不遲兮奚
至死而潏潏念常座之不儻他切胡兮胡集作故交光於卷舌既何
路以自辨兮遂沒齒而癆刺

見逐

靳尚之言兮美於集作如孺子蘭之氣兮醜於醒既怒聯音綿以相

向兮遂衰足而南征面愜愜音匿以奚文粹作美非色兮心慄慄音榮以

集作而何情耳方聰兮忽饋集作弊目正集作方視兮忽育日當午兮

便吳天方晝兮不明欲泣兮有血將啼兮失聲望靈脩兮似失

出國門兮若驚軼識恣兮亦緩駟知愁兮復鳴既倘佯兮夏水

復眷戀兮南荆嗟余夙稟於天訓兮亟漬骨之忠貞既賢賢者

之莫余容兮向重蒼而自盟既憐仁以憑義兮遂鈇匹歷切漢書鈇鈇折

亂注鈇破也信而規音規誠將真宰者以無此字之不仁兮胡為役余以此

生彼鸞音預斯之蟲賊兮固不能容乎鷓鷯彼茨菘之藜穢兮固

不能讓乎杜蘅已矣乎又不知吾魂之所處兮求瘼瘼以悠悠

純祀

山之顛兮水之涘桂為祠兮蘭為位一作祀執玉梓兮扣雷鼓奠

金盞音摩兮滴浮蟻薦窮芳兮望暮雲獻椒醕兮拜寒水祝彤纒

以恠談兮巫妖至而魅醉波倏忽集作閃兮湘君風集作竹蕭疎兮

帝子曰將暮兮何伯秋正深兮山鬼神之神化兮何方人之艱兮

至此胡不化其邪而為直集作正兮胡不返其戾而為義胡不轉

甚亡而為興兮胡不義其亂而為治但血食於下國兮罪不少

禪於有為集作位吾將乘青螭而駕何虬兮將謁帝而訴神之累

請天孤發鏃兮天楛行蠶神速悔尤兮俾吾靈脩而易志

捨暮

粵吾秉志兮繫於瑾瑜芬其德而芳其道兮容欲靡撫將興國
以見罪兮擬佐王而蒙辜彼群小之茸茸兮如慕臭之蚍蜉以
大鵬為雀兮以康瓠為甌以衮衣為標兮以黎立為墟以鄭姬
為醜兮以子產為愚以鮑焦為貪兮以孔聖為証吾將奮鱗於
大空兮奚獨暮此江湖吾將發榮於蟠桃兮奚獨守此蒿蕪吾
將蕩其魄兮驟風執集作與乾一作車謁帝於冥冥之天兮秉
其生殺之樞將飄飄以高逝兮亦可必懷此姦文粹邪之故都一作

繫死

堯死兮舜滅禹殄兮湯絕似玉兮將沉如金兮永折集作行以
仁兮止以義生以貞兮死以繫念余魯不足以蹈聖間兮亦暮
茲而自悅湘浦兮煙深沆江兮風功顧影兮自憐撫躬兮永訣
鬼慘兮天愁一作雨泣兮泉咽竟日沒以滄淪兮永幽憂而怫

鬱湘之山兮未盡湘之流兮不竭千愁兮愁雲萬古兮明月靈
均之寃兮孰能銷其氣靈均之愁兮誰能釋其結來者之取集
目鑿兮無致位於牙孽

反招魂 并序

前人

屈原作大招魂或云景差作宋玉作招魂皮子以為忠放不如
手介而死奚招魂一篇以辨之辭曰

承溟濤之命兮付余才以一作輔君君既不得乎志兮余飄飄
而播遷余將蕩大空而就滅兮君又招余俾復身余詣帝以請
訣兮帝俾巫陽以筮云巫陽徵一作語余以不可歸兮故作詞以

招魂集作乃下招曰君集作方歸來故都慎不可流些其君雄

虺兮民封狐些食民之肝菑以為其肉兮摘民之髮膚以為其
衣些朝刀鋸而暮鼎鑊兮上曖昧而下墨尿上肩些君兮歸來

故都慎不可留些余昔為比干之魂兮干膠而余去些未聞干
貧生以自招兮余竟絮其所處些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
余昔為伍胥之鬼兮胥慘而余逝些未聞胥貪位以惜生兮執
屬鏤而不滯些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余昔為弘演之魂
兮演自殘而余行些未聞演惜命以不死兮俾其義而益明些
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帝命余以輔君兮亦以君之忠介
些今以忠而見聞兮尚盤桓而有待些將自富貴而入羈旅兮
其志乃悔些將戀骨肉而昔家族兮何不自裁去聲些梟食毋而
鏡集作鏡食父兮見禽獸之為生些苟克殘者肩壽兮食鼻鏡集作鏡
之集作而同名些君乎慎勿懷故都之戀歸來乎余為君存千
古忠烈之榮名集作此
悼賈并序
前人

余賞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大矣哉真命世王佐之才也
自漢氏革嬴高祖德於矢石不暇延儒生文作及為天子制欽
度施處華而戾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制未悉唯生草
其書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期服通沉貨幣天不祐漢
絳灌興謗竟往其道出傳湘南集作生自己不得志哀屈平之
放逐其瘦沆文粹無此字湘沆文以弟之故其詞曰騶丑九州而
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一作此噫余釋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
平不周於經則有齊趙秦魏矣何必捨割而相他國乎余謂平
雖遭靳尚子蘭之讒不忍捨同姓之邦為他國之相宜矣然哉
生之見棄又甚於平當漢時捨文帝則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
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捨諸侯則胡越矣如適胡越則新
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憂也是以其心切其慎深其詞隱而麗

其藻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見棄文生不能自明一作其道鳴

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於一時而在於百世之後

者乎其生之哀平歟余之悲生歟吾之道也廢與用幸未可知

但不知百世之後得其文而存之者復何人也咸通癸未中南

浮至流湘復沉文以悼之其詞曰粵炎緒之媽綿兮其國度之

未彰天賜生以命理兮冀其道之益光偉吳公之知賢兮道其

名於文皇既朝音厥軫以召之兮遂位之於上庠愍耄儒之憊

室集作愚兮對天問之不減既群愚之讓俊兮馳其譽之煌煌嘆

嗟集作大漢之丕緒兮蚪其賢於潢上下溷而不分兮議制削於

驕王殺膠焚而不制兮斷梓胡與集作其寇攘羗虜全以侵華兮

不能以抑強餌其膏之延延兮寔一作定三代之計良念五德之

更承兮論壘結而不網乃秉臆以興說兮數用五而色上文碎

黃又諸侯以開國兮輸其租於咸陽曾不得以撫民兮俾其君

方可忘請紆綢音愚以乘印兮各馳化於所疆上既悅而欲大用

兮遭絳灌與東陽道既賔兮何明乃出傳于三集作於沈湘悖音沆

波之瀟集作翕洳兮或漁集作漾棹以夷猶望靈均之沒所兮顛音

其心之怛怛臨汨羅之浩漾兮想懷沙之幽憂森一作并摻蘿以

翁鬱兮時迸狘以相號霧雨暗乎北渚蝸魚凶切摻蘿以芳洲景

黯阻以不明兮若天悼乎離騷香依依兮杜若顛萋萋集作淒淒兮

策筭上音栗下音勞山隱隱以掃空兮煙微微而澹集作淡秋羗吾不知

所感兮淚憤恨以橫流當抱憤於渺藩兮曾無足以少休既焚

亂以傷思兮聞集作又鶴鷗而文粹以動愁嗚呼哀哉世既不平領

五感五道以為非兮吾復何以蘋蘭憔悴兮狼秀繁滋麟鳳匿

跡兮梟鏡文粹騰威憤匠罷斤文粹兮拙者搆之離婁閉目兮

瞽者揚肩子都蒙袂兮敦洽駿姿嗚呼哀哉亦先生之尤也
其世之不可兮何不解而去位文垂萬世之名兮取捨在此奚
自取謗於童叟兮乃憫然而為累蓋伊尹三就五就之心兮冀
其民之可治柰惛惛之文粹不悟兮又被之以非議幸一人之
再覺兮答受釐之奧義既孱王以墮駕兮乃冤慟而已矣訊曰
君不明兮莫我知幽都寂兮和涕歸文懸日月兮俟侯聖用之
大故忽兮其何足悲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六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悼費

對天問

文粹作憤匠

文粹作哲匠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七

雜文七

騷四

讒風伯一首

愬螭一首

哀溺一首

憎王孫一首

逐畢方一首

罵尸蟲一首

招海賈一首

讒一作論風伯

韓愈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
氣雷鞭車兮電摧幟雨寢寢兮將欲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
烏之仁兮愈此下民悶其光兮不鬪其神嗟風伯兮其將集作獨
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脩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
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

交兮吹使醜之鑠之使氣集作不得化寒之使雲集作不得施

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

集作今我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一作死兮人

誰汝一作傷

想螭并序

柳宗元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昔集

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想螭投

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夭殤終何為兮堆山醜江司者誰兮

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祗兮父母孔愛嗟子嘻兮

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泐泐湘沅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恠螭兮

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魂其安游觀湘繫兮

嗟爾恠螭害江涓兮游集作涎泳重瀾集作淵物莫威兮繆形決目

潛祠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

使顛危兮克心飽復肆教嘻兮洋洋徃復流逶迤兮惟神高明

胡縱斯兮蔑棄無辜違恠姿兮胡不降罰西川城兮舟者欣欣

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牲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

將安期兮神之有志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并序

前人

永集作零陵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

濟船破皆游集作漂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

也今何厚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搥其首

有頃益急已濟者立岸上乎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

何以貨為又搥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

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

吾哀溺集作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濤鼓以風勇兮浩

混盪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兮人旁規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

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推集作浮頤而滅簪兮不思集作欲釋利而離

九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推者以沉流髮披鬢以舞淵集作淵兮魂

俵俵而馬遊龜龜互遊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羞始貪贏而集

以嗇厚兮終負禍而懷慙前歸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

時体哀茲氓之蔽愚而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旨

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爵而蒙鈎大者死大方

小者死小兮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統推今

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

餓兮牛腸尸而不盈民既買買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為氓死

者不足哀冀中人為之余再更噫

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後之德靜以恒類仁議孝子

前人

後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後之德靜以恒類仁議孝子

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嗚哀有難則內

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熟嘯呼群卒然

後食術術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鬱

然王孫之德躁以驚勃諍號啞喑喑疆疆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

齧刑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殘稼

蔬所過狼籍披攘木實未熟輒齧集作長捉集作長注竊取人食皆知

自實其嗛以類貯山之小草木必陸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

王孫之居山恒高然以是後群衆則逐王孫王孫群衆亦齧後

後濼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

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雲

湘水之泚泚兮其上群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後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宜斷外以敗物兮內以諍群排門善類兮諱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噉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水兮碩而繁群披兢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厭苦兮號穹是王孫兮甚可憎喧山之靈兮胡獨不聞後之人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傲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群小遂兮君子遠大人聚兮孽無食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 并序

前人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播死晨不爨瞑不燭皆列座屋上左右視罷不能得集作休蓋類物為之者訛訛言相驚云有恠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色有譌火若今火者其可謂譌與而人又有文粹作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鳥之文而遂之

后皇疵人兮敬授群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宅兮時闔而開火炎為用兮化食生一作財胡今茲之恠戾兮日十藝而窮災朝儲清以聯遂兮夕蕩覆而為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哀祖夫狂走兮倏忽往來壽攸孽暴音兮混合恢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休炊息燎兮灰伏煨煤門

覺晦黑兮啓伺姦回若墜之天兮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
盍已問之禹書畢方是崇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
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慘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
不懲兮衆翹感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祀黜悔禍兮回祿屏
氣大陰施威兮玄冥行事汝雖亦其文隻其趾逞工術巧莫救
汝尼黠知其去兮愚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
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
逝急急如律令

罵尸蟲

并序

前人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悞輒籍記日庚
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
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者其為聰明

正直宜大也安有不比

集作非

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

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直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
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其安性
命而苟慝不依然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
蟲之說為而文罵之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詭穴而寓乎人
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覲默聽兮導人為非冥特
禮牘兮搥動禍機俾取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
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
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鬪為安佚譜下謾上怛其心術
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于帝遽入自屈
幕然無聲其意乃俾求味已口胡人之恤彼脩焞羔心短饒亢
肩外搜疥癘下索痿痔食人肥膏

集作侵
侵肌膚

為已得味世皆禍之

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
未必為利帝之聰明且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閔
貽虎豹食下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真然何利之得速收汝集
之生速滅汝集有精奪收震怒將勅雷霆擊汝鄴都糜爛縱橫
俟帝之命迺施于刑郡邪殄夷一作大道顯明害氣永平厚人
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祀日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
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靈集
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一作福

招海賈

前人

咨海賈方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一作大海盪汨方顛倒
日月龍魚頃側方神恠隳突滄茫無形方往來邊卒陰陽開闔
方氣霧滂激君不返方逝恍惚舟航軒昂方下上飄鼓騰趨一作

嶢嶠方萬里一覩卒入泓坳方視天若訕奔螭出朴方翔鵬振

舞天吾八一作首方更笑迭怒垂涎閃舌方揮霍旁午君不返

方終為虜墨集遠棧集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又

牙蹕嶽崖蛇首狒鬣虎豹皮群沒牙出譙遨嬉臭腥百里霖雨

瀾肩不返方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及投之必沉負羽無力

鯨鯢疑晨淫淫嶷嶷君不返方卒自賊恠石森立丞重淵高下

列集置滔危顛崩濤搜疏剡戈鋌肩不返方若沉顛疊用

同其外大泪平奔淪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臣君不

返方亂星辰東極西傾海流下集屬泯泯超忽紛盪浹殆而

一跌方沸入湯谷舳艫霏解稍若木君不返方魂馬薄海若嗇

貨號一作風雷巨鼇頌首丘山頽猖狂震蕩翻垓君不返方糜

以摧資海賈方君胡樂出幽險而疾乎夷凶駭愁而已忘其歸

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岵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
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
須膠萑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
心計登謀謨煮鹽大治九鄉君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乎
下車道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洛海賈兮賈尚不可
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
君軀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七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八

騷五

秋氣搖落一首

擬招隱士一首

獄中學騷體一首

招北客文一首

文祝延一首

為人撰乞巧文一首

湘中怨解一首

迎潮送潮辭二首

閨禱辭一首

梁孝元皇帝

秋氣搖落

秋草腓萍清兮水澈葉落兮林稀

秋風起兮寒鴈歸寒蟬鳴兮秋草腓萍清兮水澈葉落兮林稀

翠鳥蓋兮玳為席蘭為室兮金作扉水周兮曲堂花交兮洞房

樹參差兮稍密紫荷紛披

一作

芳疏且黃雙飛兮翡翠並泳

芳鴛鴦神安雲兮初度雨班妾扇兮始藏光且淹留兮日雲暮

對華燭兮歡未央

此篇三百三十一卷重出前已削去注異同為一作擬招

脩竹苞生兮山之岑續紛歲蕤兮下一作交陰木籠藂兮魏我

川澤決滂兮雲霧多悲後鳴猱兮嘯傳侶攀條折芳兮聊延佇

夫君兮不還蕙華兮彫殘歲晏兮憂未開疑作草蟲鳴兮淒淒

蕭兮森兮玄澗深悵傍徨兮沉吟紛紛一作紛紜兮菴愛一作掩窮巖

穴兮熊窟幽林杳冥兮吁可畏嶽峯兮嶮義岌岌兮傾竒飛泉

兮激沫散漫兮淋漉弱籬兮脩葛亘蔓兮長枝緣巖兮被崖隨

風兮紛披猛獸兮封孤耽耽兮視金扶藤兮直上巖巖兮嶷嶷

一作擬霏霏兮敷敷赤豹兮文狸攀騰兮相追思暮公子兮心遲

逢寒風厲兮鳴梟吟鳥悲鳴兮離其群公子去兮誰與親行露

厭浥兮以中人

獄中學騷體

盧照鄰

夫何秋夜之無情兮皎晶悠悠而太長圖杳其幽邃兮秋錄

愁人彼此嚴霜見河漢之西落聞鴻一作鴈之南翔山有挂兮

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將憂與憂兮相積歡與歡兮兩忘風嫋

嫋兮木紛紛凋綠葉兮吹白雲寸步千里兮不相聞思公子兮

日將曛林已暮兮鳥群飛重門掩兮人徑稀萬族皆有所託兮

蹇獨淹留而不歸

招北客文

蜀之先曰蠶聚兮縱其目一作以稱王當周室陵頽兮亂無紀

綱泊乎杜宇從天而降鼈靈泝江而上相禪而帝據有南國之

九世二字一作地蜀本南夷人也皆左其衽而推其髻及通平秦也

始於惠王之代五牛琢文粹而秦文至一蛇死而力士斃二江

雙注群山西敵其地卑濕而風腥脆蠻貊雜處滇楚為隣地偏

而兩儀不正寒薄而四氣不均花葉再榮秋冬如春暮夜多雨

朝夕多雲陽景罕開陰氣恒昏以暑以濕為瘵為癘氣滯蟄以

中人吾知重腿之疾步將嬰爾身蜀之不可往北客歸去未步

其東則大江滢滢下絕地垠百谷相吞出于荆門突怒吼劃附

于大白激激礪砢會于滄溟跳噴浩淼上濺飛鳥蹙縮盤渦下

激龜鼉三峽兩壁亂風如戟以呀屹崒頽洞劃坵高干天霓雲

外水積晝日無光其下黑窅瞿塘無底淺處萬尺啼猿哀哀腸

斷過客復有千歲老蛟能變其身好飲人血化為婦人銜服靚

粧遊于水濱五月之間白帝之下洪濤塞峽不見艷瀕翻天蹙

地霆吼雷怒亦有行一作舟突然而去人未及顧掉未及舉瞥

見陽臺不辨雲雨千里一散曰未亭文粹午湏吏黑一作風暴

起拔樹震山石徒砂飛波騰浪翻舟子失據推檣折竿旋入九

泉沒雨不還支體糜散蕩入石間水族呀呀撥文粹刺爭食蜀

之東步文粹無不可以往北客歸去未步其西則有高山萬重

峻極屬天西有崑崙其逢相連日月迴環礙文粹于山巔蠻崖

盤嶽天壁曼絕陽和不入陰氣固閉千年增冰萬古積雪谿寒

地坵谷凍石裂夏月草枯春天木折蒼煙凝步黑霧結人墮指

步馬傷骨江水噴激迴盤紆鬱文粹棧壁緣雲鈞連相榜繩梁

嘆虛傳文粹沓杳冥下不見底空聞波聲過者矍然士魂喪精

復引一索其名為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或如鳥步或如攫條

往還來幸不落後文粹有豪猪千群突出深榛努一作鬣射人

寒熊孔碩登樹自擲見人則擘巨麋如脩牛角如劔餓虎爭肉

吼怒闕闕復有高崖墜石兮聲若雷之軒轟上敲下磕似火迸
兮滿山流星礪溪忽兮倒流林崖為之頽傾驚文粹騰彼與過
鳥駭木魅兮山精飛石壓人兮不可行西有犬戎與此山通形
貌類人言語不同擅廬隆穹毳裘蒙茸啜酪啖肉持槍挾弓依
草及泉務戰與攻其聲如犬其聚如蜂中國之人兮或流落於
其中豈只掘鼠茹雪以取活終當鉞其足而繫其胷泣漢月於
西海思故鄉於北風蜀之西不可以往北客歸去未兮其南則
有邛崃文粹之関天設險艱少有平地連延長山橫亘瀘江傍
隔百蠻吁彼漢源上當漏天靡日不雨四時霽然其人如魚爰
處在泉終年霖霖時復日出狎狎諸犬向天吠日人皆濕寢偏
死腰疾復有陽山之路毒瘴下疑自日無光其氣膏膏暑雨下
濕黃茅上蒸南方之人兮不敢過豈止走獸踣兮飛鳥墜吾不

知造化兮何致文粹此方些蜀之南兮不可以居文粹蜀之

北客歸去未兮其北則有劔山嶢嶢天鑿之門二壁谿舂高崖

嶙峋山柱南斗傍鎮于坤下有長道北達於秦秦地神州中有

聖人佐右伊臯能致我君雙闕峩峩上復慶雲千官鏘鏘朝于

紫宸玉樓鳳凰金殿麒麟布德垂澤搜賢脩文皇化悠悠煦然

如春蜀之北兮一作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

文祝延并引沈亞之

文祝延之指本有集其本又作有本禱祠聞人歌其質也聞侯居政德

民民陰而安他日佞恙在體巷野人祈祠于神者皆以候請蓋

憂焉後得間而祠乃舒其俗以為言俚不足自道或謂軍副者

亞之能變風從事善聞物志因一臺為請於是與聞之二作集

以通其意且以古之得人者衆皆祝延之今復用言命為篇目

其詞二集有

閩山之抗抗兮水棚棚吞荒抱大兮沓疊層騰氣清渾兮朝昏

神生其中兮宅幽凝居如山兮惠如水處端卓兮赴下而忘鄙

售集作人之祈兮從人之所市攀清明兮叩髮鬢我民請兮期

吉日願聽誠兮陳所當侯臨我兮恩如光照導兮煦覆惠流吾

兮樂且康恭聞侯兮飲食失常民萃集作憂兮心若蒼飽我之

飢兮侯田百集作穀神有澤兮宜陰集作沃脫侯之恙兮歸侯

之多福群旱勤之絜恭集作兮鑒貞盟乎山竹集作

右一闕為祈神

兜載吹兮音呶呶銅鏡呶兮呼賊睚樟之蓋兮麓下雲垂握兮

煙為帷合吾民兮將安維吾侯之康兮樂欣肴盤列兮合集作

神神擺漁篁兮降拂萃集作右侍妓兮左夫人態脩邃兮佻眇

調丹含瓊兮瑳上佳笑馨炮羶燔兮溢按豆爵盎無虛兮果披

雜佑扶集作雲清醉兮流融光平裾旋兮現袖翔瞪虛凝兮鑿

迴陽集作語神歡兮酒云集作央望吾侯兮遵常事朝馬駕

兮擲寶轡干弭函弦兮森導騎吾何樂兮神軒維吾侯之康兮

居遊自遂

右一闕為酬神

為人譏乞巧文和史館陳前人

邺鄆人伎婦李客集作子七夕祀織女作穿針戲取茗羞芙蓉

雜致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為沈下賢王文集作能勅窈窕

之思善感物熊因請譏為情語以遵所欲詞日惟雲渚之震集

晨秋兮天曠壁以疑暮懸韶桂以姤月滋明疾之新集作露即

河集作何兆房之將期儼龍輪以就馭恭聞司巧之多方妾脩馨以

奉具竊獨溺於自私希靈俄之所付羽集作碧凝其異質兮韻

隆虹集作於霧霽假文羽於孔雀兮而使擅夫佳麗戴雲蟬之

重綾兮塗蠻金於綺筍細綃縷於藕腹兮差連附以齒綴集作

而織瓜之絲蟲兮集作命織瓜泉簷機之夕綴是物之巧功善

飾願賜妾於針紐也葩萼鬱於濃妍包多宜以善喜一作引織

吹於輕颺若將翔而復倚醉光春之流景播清香於萬里霓煙

出乎無間縹窈渺以斐亶若披若曳兮捲平林兮橫曉水一作

者橫於曉水一作澹凝竹襲霽旦之繁芳兮因文集作映而增綺澹冉冉

其夥容一作澹凝竹世無容一作以皆此是物之巧容善熊願

委妾於熊媚也短蒲狹淡兮曲溜溢鸚鵡鵲兮引乳娣戲音

一有清諧兮蕩一有曳牽遊裾之低疑兮蔓春心於淇裔枯寒

勁幹兮憶葉葉擺風叫夜兮留淖雪流韻淒澁兮決啞咽吟蔓

語之連清一作連感霜鐘之流越是物之巧音善感願付妾於管

絃也一作湘中怨解并序前人

湘中怨者事本恠媚為學者不當集作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

往不悟今欲慨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常教喜集作謨樂府

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大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馳里乘曉月渡

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察集作之見艷女三字集

麗情集作見其翳然蒙神麗情集日我孤於兄嫂恩常苦我麗情集

麗情集我今欲赴水故留哀湏史生日能逐集作我歸之乎應曰婢御

無悔遂載與居號曰泥人所麗情集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辨之

書亦嘗擬其調賦為怨句其詞麗絕麗情集亦嘗擬詞世莫

有屬者因誤風光

集作風

詞曰隆佳秀方昭

集作招

盛時播薰

一作芳

緣方淑華歸顧室美

集作英

與處萼方潛重房以飾姿見雅

集作

雅熊之韶羞

集作容

方蒙長藹

集作藹

以為帛醉融光方渺渺瀾

瀾迷千里方涵煙涓晨陶陶

方暮熙熙舞姝娜之穠條方嫂

馥盈盈以技遲醜遊

集作容

顏方倡蔓奔毅沅猜電方石髮體

旄

集作隨

生居貧泥人掌解篋出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千

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娣也謫而從

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為訣耳相倚

二字集作即相持

啼泣生留

之不能

集作生即持啼泣留之不能

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為岳州刺史

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之曰

情無垠方蕩蕩洋洋懷佳期方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艦浮漾而

來中為

集作有

絲樓高百餘尺其上施帟帳欄攏盡

彈弦鼓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煙霓

集作霞

裙

集作裙

袖皆廣

長

集作尺

其中一人起舞含頰凄怨

集作怨望

形類泥人舞而歌

曰泝清風

集作青山麗情集作青春

方之江隅拖湘波方裹綠裙荷拳拳方

情未舒匪同歸方將馬如舞畢歛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方貼

二字麗情集

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朝

集作

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便南昭詞煙中之述

集作

為偶唱

集作也

迎潮送潮辭

并序

陸龜蒙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淑而朝夕之潮至

焉天弗雨則輒而留之用以滌濯灌溉及物之功甚鉅其羸壯

遲速繫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進捨之則默而退有類乎君

子之道翫而感之作迎潮送潮二辭以

集作聊

寄聲於騷人之末

云集作耳

迎潮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兮鷗巢卑兮漁箔短遠岸
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魚涯際既克其大兮又克其細沒幽逕
集作沒幽岸文 兮欵柴門寂寞留集作沉 連兮依稀舊痕餘波集作
辨作密幽人 澤槁兮潮之息不尸其功兮歸于混元
濡賦文粹

送潮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灑灑汀葭蒼兮嶼蓼枯北風
騷牢兮愁煙以孤大幾望兮微將晦翳睨文粹瀛溶兮歛然而
退愛長波兮數歲一幅巾兮無纓可濯汎生塵兮檝有衣悵潮
之還兮吾猶未歸

憫禱辭有序

小子出都城見邑大夫為民人禱者屬石燕不飛商羊不無民
有樵心請大夫祈龍波祠以厭民望後巫歌伶吹竹鼓棹呼空
者訖昌屢夕俄然微麗輕霎若神之來意似憫巫之役是也作
辭以弔民云

公邑之南兮禱龍之潭空波隣天兮雲物中涵鱗颺穀邊兮淵
恠相參風翼輕翔兮帶直煙嵐吏不政兮胥為民蠶政不繩兮
官為胥酣彼民之不能口舌兮為胥之緘進不得理兮若結若
鉗陰戾陽返兮民之不堪燥集作燥 日沉焰兮赫奕如慘齋集作淵

泉沸涌兮如湯而炎役巫女兮鼉鼓坎坎平聲 風笛搖空兮舞
袂衫胥不屢祈兮官資笑談胡不戮狡胥兮徇此繫嚴胡不罪
已之不政兮去此貪婪荷天子之優祿兮胡為而不廉又何後
文巫而集作禱此空潭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八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九

雜文九

帝道

擬劉秦美新一首

王諫真記一首

唐真符解一首

唐天志一首

擬劉秦美新

岑文本

伊太極草昧元氣氤氳二儀肇闢三才乃分火化之風既往結繩之政無聞遊哉邈矣故糜得而云也逮乎書契興爰辨皇王著謚號闡歷選列聖述聽遺篆犧農崇行道之化堯舜弘揖讓之風湯武以干戈而稱盡美成康致刑曆而表成功雖布驟殊時澆淳異世帝一作道有文質政有隆替不則天文因人垂制規模煥其有章聲勢眇其難既異哉秦氏之為政也恃嶠函之

作固因襄文之餘烈窮起翦之暴兵納鞅斯之邪說兼兩周之

地削六雄之徹先王之道廢曩聖之德滅利甯長距禪蒼生之命刮語焚書愚黔首之性海內讐其凶威天下苦其苛政於是懷道挾術之士背三秦而遠跡抱璞養索之夫竄九夷而自適趙高閹樂啓其亂陳勝吳廣伺其隙器六璽於二伐虜七廟於一擲求鑒其弊吁其劓歟粵若漢祖之龍飛踐宸極居大寶感索靈之符行玄聖之道靜大亂以求寧濟斯人以難老洎文景之纂膺乃守文之有聲建武宣之繼統亦王功之有成然而闕皇王之要道慙天地之至精仍踵秦之制度尚沿秦之意程既無聞於改作孰興發其聲明雖時乘於六位寔昭誦於三靈者矣我有新之創業也累功而捷帝圖積德而膺寶命政化洽於叢廊惠澤溢於號令四表荷其亭毒萬物遂其政性帝典闕者既補正綱弛者咸正其德也彌厚其道也彌盛若夫文軌大同夷狄向風武功也制禮裁樂遷風變俗文教也肇改正朔爰變服色至聖也盡禮郊禋致敬鬼神大孝也幽人咸泊奇士畢至濬哲也既厝刑書亦廢囹圄鴻德也是以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龜威浮洛飛黃服早一角九尾之瑞朝夕坰牧并柯共穗之祥日月畿服超遠古之芳英邁前王之簡牘其天意也如此其人事也如彼諒可以披絳圖詔青史降齊郊下羸里登介丘以昭德禪良輔以播美摛記牒於無窮被歌頌而盈耳俾夫千載之上往聖恧其鴻名百代之下後王奉其英聲固皇基於造合至道於神明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玉諫真記

謝偃

粵一氣未分之前二儀肇闢之始綿哉邈矣固無得而稱焉洎乎立極斷鼇補天鍊石三光摯之帝九色乘雲之皇龜文發而

八卦成鳥迹命而六體備於是書契著矣墳籍興焉是以褒貶
 定於一言美惡在乎千里或揖讓以崇文德以干戈而擅武功
 雖五運代昌三正更襲質文殊軌馳驟異規莫不詳諸典策可
 略而言矣爰自近代迄乎周秦兵革迭興英一作姦互起假名竊
 號者三分有二干紀亂常者十居其九是以八維幅裂四海瓜
 分玉壘稱王金陵謀帝重以中原塗炭戎羯憑陵衣冠禮樂掃
 地將盡數百年間未聞一作定正朔我聖皇之受命也則九服翹
 心三靈竚睠振軋維以綴象舉地絡以籠人曩者炎運將終九
 成淪陷於是披丹霄而軒鵬翼架玄海而截鯨鱗俯拔嵩華仰
 迴星漢納風雲於懷抱鼓雷電於霄臆沉雕天於日谷橫文劔
 於天外所以八狄承風九夷請朔固可以包鎮虞夏跨躡殷周
 於是體天作制順時立極進力牧於沮澤求風后於海隅所以

三傑並臻十亂咸集故能佐命垂統飾化開業也所以神功茂
 績通幽洞溟互無為於上皇復淳朴於太業是以歌五英則八
 風順奏六德則百獸舞至於業毳丹羽極飛走之祥頽萼華叢
 窮草木之瑞天無所秘地無所隱圖史一作編所莫純篆諫所未
 祥莫不昭晰相暉紛綸交映克在滿園盈郊浹野豈止二氣連
 而景星出三文著而神鳳儀而已哉於皇大帝以始月首日乃
 負斧袞御華軒駐金根陳玉輦千門既啓萬國咸萃金石備列
 琛賚畢陳於是九司三事群公百辟相與端紋理纓趨而進曰
 臣聞惟天為大聖人所以取則謂地蓋厚皇王所以受圖是知
 仰觀俯察明靈斯在上戴下履復應攸歸莫不順之者獲昌違
 之者致啓臣逃聽遠古遐觀往諱睿君哲王無易茲道雖復七
 十二代書契莫同至於登界立期厚地建顯號施尊名展禮告

成其義一也此乃百王之壯觀萬古之丕業昔齊相以三代之
功處諸侯之位尚睥睨梁甫曉顧泰山况乎扼四海吞萬國籠
九域括八荒如何湮沒而無聞哉夫登封者所以易姓奉繼興
絕崇功不可闕也是可闕也則神可誣而天可欺矣今陛下乃
欲貶惡百靈拒絕群議虧厥真純昧茲懿德使泰山損望梁甫
失幸金繩脫檢玉牒收文瑞日潛暉德星晦色此非所以發榮
舒德應天順時垂裕百代激流千祀者也臣等盡慮悉心不敢
奉詔宵計腹議切欲獻忠往者九章淪次五緯一作純失方遂令
歸餘爽終履端乖始陛下既考之以玉律又則之以金儀定千
載之差辰正百王之廢朔符落下之明驗復容成之妙旨此又
聖德之感也伏願陛下上祇天休下順坤德叶群神之望從億
兆之心清蹕云亭鳴鑿岱岳肆射牛之禮展大澤之詩垂組幄

而佇群神謁紫壇而陳衆瑞使白雲朝起靈光夜燭應千齡之
期流萬歲之響則四溟受福天下稱恭臣等敢資靈貺合符瑞
之至極願以固請於是迺凜然動色曰過乎何亂之飾也朕聞
惟德弗違罔有克惟言弗審罔有微觀乎周漢之苟進良足惡
矣縱天命有在子將崇讓馬於是樞紳之徒俯而謝仰而頌曰德
明明聖範巍至德玄化難名神功靡則上包乾象下括坤域五
岳塵銷四沮波息仁風綿浹惠澤遐霈航海極琛梯山窮具九
譯同德萬里齊信宿慧收芒朝雲解陣階冀晦落庭映晨鮮每
盪和風蕭索非煙輪重壁合星次珠聯鴻名始茂景祚方延霧
闢雲岸霞褰日觀山川効祉人神叶贊靈貺疑祥光華啓旦播
美貞石馳芳柔翰德盈彌損道積逾中禮成思大樂變惟功讓
為政始益寡謙終千齡展義萬古承風

唐貞符解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一作懼言臣所貶州三字文粹量移流人吳武

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聊臣曰非也何獨

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咄咄推古

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

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公集作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

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

之義本末闕闕會貶逐中輟不克究備武陵即扣頭邀臣也此

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諱類按正道

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其為書念終泯沒蚩後不聞千時獨

猶一作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集作世臣死無所憾用是自

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厥沉以訛越仍奮效文粹擊門怒振

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惚惚而生林林而群雪

霜文粹風雨雪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

革飢渴牝牡之欲歐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

交焉而爭際文粹馬而鬥力大者搏齒利者瓜剛者決群衆

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

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

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集作造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

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

牧四岳特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集無此有能者叅而維之

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功乃

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文粹極亂而後稍可為也以非德不

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
命祇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人於武王曰有道曾孫
稽撥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器昏
好恠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臣跡白狼白魚流大之鳥以
為符斯皆詭譎闕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
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瘼照寒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臣
妾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夸誣于無知之氓增以騶
虞神鼎脅歐縱更俾東之泰山石閭之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
所無有莽述成効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
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龍亂鉤裂厥符不貞邦
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文粹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
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燹以毒燎燭以電焰其人沸湧灼

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滂集作

沃蒸為清氣䟽為冷風人乃溲然休然相晞文粹以生相持以

成相彌以寧刻集作斲屠剔膏沉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

平舒愉尸其飢膚以達集作千夷途焚拆抵擣奔走轉徙之害

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澤用祇于元德徒奮祖呼犒

迎義旅譙動六合于麾下大盜豪擣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

厥緒無劉于雪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灑

灑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

為義廩歛發謹飾歲丁大禘集作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

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文文粹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于

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
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常集作式十聖濟厥理孝仁

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
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
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父者也未有恃祥而
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雖大宋之君以德文粹星壽鄭
以龍襄魯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奔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
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龐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
告于德之休帝曰謔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
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抵集作極于邦理以敬于人事其詩曰龐
此下集於穆敬德黎人皇皇集作惟貞厥符浩浩將將集作仁
極于霄刃莫畢屠澤燠文粹于襄沸一作炎以澣殄厥凶德乃
歐乃懿其休風是照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
糗糧集作刑輕以清我完傲集作靡我貽我子孫百伐是康十

聖嗣于理仁后之子思孝父文亦患已集作拱之戴之神具
爾宜集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昌
依宜仁之歸滌訟集作於此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
唐之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薦之戶
川文粹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文粹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
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
靈無替厥符

唐天志

歐陽詹

天雖覆育生生如有集作情則或與或不其與也非徒與其否
也非徒否受命有生生者率其道反其道之致焉率則與反則
否斯理也固必信至皇帝以孚皇唐百七十有五載皇帝御宇
之十四祝也歲在辛未寶貞元七年其受命率道天與生生如

其情之秋歟神哉靈哉明充惠和哉是歲之天也亭乎其正洞
九霄以清徹清徹之中若有伺夫有求者鬱乎其變浮五色以
薰郁之中若有察夫所馱者稱物之性應時欲手足之赴人心
羽翼之循鳥情農夫在畦蠶婦在林商哉舟車工哉集作願燥願濕罔不從志其餘則三光序流六氣時行上至事事下
洎營營羽毛鱗介勾甲牙萌求諸濡渥則常雨求諸煦旭則常
晴求諸吹蕩則常風求諸恬謐則常寧求諸煙雲則常陰求諸
日月則常明非不雨也非不不雨也非不不風也非不不風也非
不陰也非不不陰也合雨而後雨物不乏其雨合晴而後晴物
不乏晴合風而後風物不乏其風合寧而後寧物不乏其寧合
陰而後陰物不乏其陰合明而後明物不乏其明實皇帝知上
帝以生生為已物與其禍福酌已得失而寘之欽若兢溫如穆

如心性二義之體四時似續上玄之効川文粹與夫人子能領

父之憂承父之命繼堂幼穉得其心贈遺獻酬愜其衷則財賄

器物唯意是役一作收圍臺隸唯意是用一作以其役無不當

也以器用無不宜也土德勝隋天寶維唐皇帝則唐天子第九

子也既克負荷上天所以唯意焉且煙雲風雨亦天之財賄也

日月星辰亦天之器物也神祇精靈亦天之牧圍臺隸也是以

皇帝動息神祇莫不隨旨趣精靈莫不由肅穆寂寥絡驛虛無

囊篋日月管鑰風雨敬恭誅責而啓閉多少之故將蔭庥施煙

雲若自諸帷幕而使舒張矣將灑潤散風雨若自諸盆罍而使

澆扇矣將烜清晝布陽德若自諸爐竈而使輝灼矣將光幽夜

啓陰靈若自諸燈燭而使昭明矣處植唯茲含靈不折以萋萋

熙熙蓋子祇父慈相為福釐也凡書惡純善雖一作史官之職

歲淫述德或人所通規。鯁生則人之一夫耳。謳吟日用而為之志若簡策已載，復何言哉！儻猶未也。庶補其闕，是歲也。扶風竇公叅河中董公晉輔政之三年，趙郡李公紆為天官之四年，范陽盧公徵為地官之元年，范陽張公濛為春官之二集作三年，昌黎韓公徊為夏官之三年，吳郡陸公贄同為夏官之二年，京兆杜公黃裳為秋官之二集作一年，清河張公式川文粹作或為各官之五年。夫太宰六官於天子之為理，棼一作亦澄泐而清洪流者，故列于斯志之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九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

明道

雜說一

金鏡一篇

讀荀卿子一篇

訟忠一篇

通儒道說一篇

儒義說一篇

相孟子說一篇

寓衛人說一篇

仲由不得配祀說一篇

鍼子雲時說一篇

結鳳一篇

大儒評一篇

明道

金鏡

唐太宗文皇帝作

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視百王之遺跡，興亡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為，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贊詠。

不得已已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慄然兢懼如履朽薄
 然人君在上皆欲其永享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
 趣興滅不同者何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亡
 終身不悞豈不懼哉觀治亂之本源足一作是為明鏡之鑒戒亂
 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
 肖則受天下之禍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悞社稷安有危
 亡之覆一作憂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以
 遨遊將為任使以任使將為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方愛
 欲聲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為愛也今云桀紂耽於聲色予將
 為不好也何以知之然桀紂命不終於天年樂不終於一世以
 此為不好也舜禹命壽於終樂畢於世以此謂之愛也夫人有
 寬躁強弱之志愁樂貪慾之心思情有聰哲之才此乃天授其

性有善不善者也是以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平此
 稟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為炮烙之刑割孕婦剖人心斲朝涉
 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為長夜之飲此其受於天不善之性也夫
 立身之道在於折衷不在於偏財一作邊吳起曰昔桑氏之君脩
 德廢武以滅其國有苞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左道乎何況於不
 仁乎為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為心以萬邦為意理一作安
 人心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
 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
 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水必廢遊波之功鴻鵠况泥定無陵
 空一作雲之郊若使各令遂志不失其能一作若使各令遂古人
 云欲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揀材為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

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為棟梁以小材為椽椽一作所有中

苟有所患尺寸之木無棄此善治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

大德為宰相亦國家之棟梁也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

之一作君有所好民心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

之人遠臻存意管絃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

路為忠者必一作元少開諂諛之道為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器

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此而言足為未誠夫玉

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郊子文王學於號叔聖

人且猶若此何況於凡人者乎治主思賢若農夫之望歲哲后

求才若旱苗之思雨亂君疾勝已如雉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

何日躉忘王莽偽行仁義之道有如無終孫皓權施恩惠之風

有初無末二字猶膠船之泛巨浪一作流毀在不遙若駕馬之

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舛不盛石小智不可謀大一作小

石小智不可謀大巧詐不如拙誠信非謬矣有明主闇主高祖攝衣於

酈生比干剖心於辛紂殷湯則留情於伊尹龍逢則被戮於夏

桀楚莊暇隙而懷憂武侯罷朝而含喜闇主護短而求愚明主

思短而長善觀高祖殷湯仰其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令

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祥漢祖殷湯豈非麒麟之類乎觀夏桀

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時令不行暄寒失序則猛獸肆毒蟲螟

為害夏桀商辛豈非猛獸之傳乎于此觀之豈非天道之數

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剪爪一作髮為犧

千里降雨一作雨降大戊之時桑穀生朝懼而脩德遂使十有六國

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一作或云為君難或云為君易人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用人才之用一作人之力何為不

成何求不得此言之實易論之實難何哉輕陵天地衆精顯其

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暴一作異是以帝乙有雷震之禍殷糾致

飛砂之災多管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文不得蠶織田荒

業一作桑廢兆庶凋殘見其飢寒不為之哀覩其勞苦不為之感

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一作給足上無暴

急一作令行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

主也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為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為未易已

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為失

才知惡不黜則為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事以公綽優

於大國之老一作臣子產善為小邦之相絳侯木納卒安劉氏之

宗番夫利口不任上林之舍捨豆取長然後為一作美夫人剛柔

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今古奔馳貴賤不等為上之孝與下

豈均上則匡國寧家志存崇禮下則承顏色止存敬養虞舜孝

也不為慈親所安曾參仁也不為宣尼所善孔子曰從令者不

得為孝臣苟順者不得為忠如斯之例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

履道戮孔懷以安國周公是也順上心而安身隨君情以殺子

易牙是也棄以之命安一作存君之身紀信是也挾國謀事以報

私讎袁一作爰盜是也子一作挺身而執節孤直一作立而自毀屈原

是也外顯和睦之端內懷易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諂之道以此

觀之足為末一作水鏡白起為秦平趙乃被昭王所殺亞夫定七

國之亂卒為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遭越王所戮伍胥一作員

竭力一作誠為國終罹賜歛之禍乃是君之過也非臣之罪也至

如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傳此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也高祖

失於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直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一作國君

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酬之道也為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
可易乎背道違禮非唯損己乃為賢人之所笑卑身勵行實為
君子又為庸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為深怨偏與人語衆
望以為曲私任使賢良則謂偶得一作委仗庸夫則言愚闇言
數則謂一作太繁辭寡則謂一作道簿吝情忿怒則朝野戰慄
留心寬怒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樂四海之內莫
非王土要荒為枝葉畿內乃本根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傳
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內相而伊尹傳說人一作世所希逢至如鎮
積冰之寒守飛雪之邊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眷
戀而不忍愆而不遣則枝葉而不存二且之間致心何所一作
是用晨興夕陽無忘思事為上猶然何況臣不易云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今略陳梗槩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語云勞者必歌其

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藻但學以為已聊書一作盡所懷相達見
群賢不以為嗤也一作皆許敬宗撰太宗實錄

讀荀卿子說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
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矣晚得楊雄書
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也者亦聖人之徒歟聖
人之道不傳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
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
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
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有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
者鮮矣抑其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集
于道者著之離於集于道者黜之故詩書春秋無底予欲削荀

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
荀與揚大醇而小疵集作孟氏醇如也荀與雄文醇大而小疵

訟忠

牛僧孺

春秋周夫夫長弘之城成周也晉女叔寬謂弘違天不兌也國語謂彫獫又云萇叔之天有咎也支天懷違天也人道補天反常也誘人城周誑人也左丘明皆然之其以爲一言喪邦其例由斯矣若是則帝王不務爲政而務稱天命下不務竭忠而務別興衰矣雖欲不忘其亡固翹足而俟矣必謂天懷不支自古無中興之君乎衰運不輔自古無持危之臣乎殷大戊周宣胡以承天壞而興乎殷傳說周吉甫胡以持衰運而壽乎二君二臣天豈私之乎且後謂臣謀其君爲違天則危而不扶爲順天乎人道補天爲反道則捨人徵天爲合道乎誘人勤王爲誑人

則勸人叛王爲信人乎辭之教疑亂有至是者夫人道逆也忠者人倫紀綱也天道遠也談者人倫虛誕也假天道以助也倫猶慮論誣於失也况捨人事徵天道棄爾求遠無俾於教者也謂不得終果由支天壞也則趙高秦之助壞者也董賢漢之助壞者也曹爽魏之助壞者也賈謚晉之助壞者也咸家族身戮者天不壽之夫天之所與豈有親者以道承天則天無壞者以亂承天則天無支者故之壞非天也興衰由人也但有人不支而敗無天不可支也嗚呼弘無殷宗周宣以任之位卑大夫不爲王卿士卒令強晉迫脅非道殘勦士死難於弘爲得矣柰何立明不譏周殺忠臣所以國危也晉殺王臣所以國分也但純弘之戮死是神彫獫叔寬反常之說也謹按魏子賞賈辛以定王室也夫子曰其命也忠當有厚於晉國也賞忠有後則身忠

不謂反一作天戮也是知立明謬聞偏見失聖人之旨甚遠恐
史冊久謬誣惑為臣者將求是之得不以文字申訟乎

雜說一

通儒道說

李觀

古人儒家多棄黃老豈必乎夫德未必者道上聖存於中而外
施訓凡仁信禮義四者流於道道外事亦流於道以四化外具
復於天下為義農不道而上德則為堯舜並知至德則不列於
聖教沒無四教矣凡駢行之為仁為信為禮為義并行之為德
逾德臻靜為道故二為儒之臂四為德之指若志源而沒派雖
莖而掩其本樹難矣則冲虛利害於本末然老氏標本孔子曰
末不能充過者自中而息豈前無路哉及列氏莊氏展而針之空清
泊中非典經與家分鄙而窺外具達誼也

儒義說

來鵠

天下之命脩文士曰儒士言其書曰儒書是謬矣夫儒者可
器之士之號也何者以其不達於事濡滯焉且以詩書之法未
嘗言以周易春秋之文未賞載斯明矣唯論語言當為君子儒
豈為小人儒禮記儒行篇知是非仲尼之言也夫聖人言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賓主之法而已矣是儒者無定不約其事
而制之何必曰儒苟若是則曰弗曰道何恠邪夫士之出也進
道行禮樂以治其身心能語言明仁義則曰儒士不善而為武
夫夫控弦荷戈賤隸之徒也苟脩其文而不知武烏得為君子
孔子曰有文士者必有武備有武備者必有文事失之所以導
乎忠孝若武所以戢乎叛逆二事之用以求於是而已其是知
古今之人慮或未精故也輒建斯議以為世哉

孟子之愛人也細緣其言而不精以為習而有利則心唯恐其不利至於傷人故曰術不可不慎也嗚呼術焉得慎慎則清冀也心則可慎慎則唯術之惡而不利其傷也為仁人之心由術使之可動則咎繇之術沿黥割也而咎繇豈利人之刑周公之術沿縲經也而周公其利人之喪以為愛人者必有其備故也術善可以化善心歟則師之術所以遵善也潘崇因師以殺楚子醫之術所以治生也晉人因醫以醜術是俟師醫之所術豈不慎歟然而亦何嘗心之善歟果以利能固小人心而唯禁其術則函不衛無敵之體是亦利其敵也巫不祝非病之人是亦果利其病也豈矢匠之心而已矣既以不為利而動其心則矢匠一作之利亦不欲殺函一作匠一作人之利欲不欲死也有心矣然

良其工不此一無得不有時而利其殺與死也以孤矢所以滅天下則征不義而後可殺也擲擲所以封中野降殺有禮而後死可利也嗚呼為臣而倍畔為臣而倍葬其家人之心畏其情背也故術焉可使民慎古之濟其備所以教天下之愛也故尊生送死愛道盡此而孟子之愛也細為誅矢匠之意歟聖人所以使匠人一作函一作也愛盡其道何如

寓衛人說

李其

於衛有人焉汙群潔獨師聖交賢不明於諸子間或從孟軻遊在貧遊官將士不妻且若狂然鄉之君子以言謫日若雖不明於諸子然其從孟軻軻為書日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今聞若推養於弟避媒竄祿聖邪孟軻邪俱不識也對曰此吾母也吾母教我曰無以貧故不擇

官不擇官滋汝以偷也無以養故不擇婚不擇婚滋汝以累也
孝在便吾心也孝不在便吾身也愉愉授枕枕者便吾身也孳
孳受道術者便吾心也若便然 故不見馬牛羊豕乎同費
芻豢也馬牛則免也羊豕則不免羊豕不免無他牛以耕免馬
以駕免豈唯芻豢為然人有大焉汝當勤其道者也我對日某
聞會盟則牲馬宗廟則犧牛如此不以免柰何吾母嗟曰汝誠
得列於會盟薦於宗廟雖不免吾言驪我固受教於吾母也不
然我何以得專此如牽人言而戾母心不知其子也鄉之君子
退曰吾聞曾子能養志者也若人曾子哉

仲由不得配祀說

來鵠

語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唯所在則致
死焉孔氏之徒回聖也賜辯也商賢也子我才也曾閱學也及
諸子於夫子皆性而從之也唯由教而勵之以成也故夫子訓
由而功倍始衣戎服則攝齊始衛以劔則衛以仁為蒲宰勞民
以簞食壺將孔子恐私以食饋民事明君之無惠使子貢止之
其於教亦至矣由也誠宜葆死焉以俟乎致葆身焉以全乎用
何取臨於衛門非召忽之死而致盡聖人之心歎曰自吾有由
惡言不聞於耳嘗圍於陳蔡胡不如衛之於夫子耶且諸侯有
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矣諸侯有暫壘以遏寇有甲兵
以御侮而小白猶能為伺其耻而終為霸主以救之矧夫子繫
然若喪家之狗無塹壘無甲兵脫載為朱衛所暴匡季陵劫則
由也不得施其徒浪於播臺何齊桓為救異侯之耻而由反不
能終爰夫子之窮使夫子以由在則曰惡言不聞於耳今日一作
沒也豈惡言不日聞乎又奚用白羽若月赤月若日之多為宰

祭法曰捍大患則祝之素王道窮患非大乎由不終捍豈為祀乎賜曰商汝何無罪今也由汝亦何無罪且貶其祝以觀來者

鍼子雲時說

前入

或曰揚子云不思堯舜成康之世而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豈儒者之為邪曰惟誠得素臣之事以夫居四海之安處九層之高上鑒冲莫下瞰苑囿既其靜息則必思事云亭追軒穆者矣列多士之朝蔭無用之秩才略不用名表莫聞既其靜息則心思征虜功敷雍立者矣斯皆君臣居位之高下而所思則治亂亦不同蓋位之極者斯冲漠而欲無為也位之下者思功伐而欲有為也無為誠君之體有為誠臣之事如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立未之遠也而有志焉揚雄則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噫孔子真素王哉惟真素臣哉孔子思三伐

之英是猶處尊位而道極事云亭追軒穆者也惟之論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是猶居散秩而才閑思征虜功敷雍立者也素王誠得王體素臣誠得臣事然臣事何事耶曰子貢使吳越孟軻闢揚墨皆是也今不知惟斯蘇張范蔡之時者其欲自為蘇張范蔡之人耶其於折以正道使彌兵殲文歸吾域耶首自為蘇張范蔡之人則叛矣又何臣事哉

詰鳳

陳黯

嘗得揚雄云君子在理文粹若鳳在亂亦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伸之以為鑑違覽其劇其美新則有異乎是絕雄士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反文粹乃為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邪若是則鳳遇矰繳而猶迴翔其間邪夫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其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

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臣救之以刑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譽惡德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扶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則文粹無此字響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為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侯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人之臨危制變亦有權焉雄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為其詞姑務脫是亦權也子何過之深歟日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為其辭以求庸於是文粹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佞然揚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為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放從文粹作從教邪且已不能信人况求信於人乎語曰君

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豈斯言可欺也哉

大儒評

陸龜蒙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為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儒不可文粹作然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于始皇帝并天下用為左承而何相一旦誘諸生聚而玩之復下令集作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旨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於帝子也自仲由冉求以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及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為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况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雖斯具五刑而况况字集得稱大儒乎吾以為不如孟軻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卷之四